

新紀世

半月刊 第九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論壇

重慶的和平姿勢
 英法土締結互助公約
 日本對歐洲的外交政策
 德提和平建議
 蘇俄兼併波羅的海各小國

專載

泛論國際情勢
 湖南辰谿煤礦概略
 廣西的造紙工業

我望英
 張立明
 曾之琛

譯著

汪兆銘會見記
 封鎖日本計劃
 蘇德聯盟之剖視

室伏高信
 D. Fearghu-R. Allen
 Walter Duranty

文藝

高等學堂

沙羅姆·阿萊契姆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續)…… J. W. Wheeler-Bennett

重慶的和平姿勢

最近兩週以來，重慶當局一面宣傳湖北抗戰勝利，一面宣傳中日和平。關於抗戰，因為日方自去冬既一再聲明不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而中國抗戰目的又在保全國家的生存權，中日雙方既無利害衝突，近一年來戰爭的延續，就全無意義，所以關於抗戰問題，不欲多談。

抗戰既失掉意義，當然需要和平，汪精衛先生去冬發表電，公開主和，是順應中日兩國人民的渴望，當時重慶當局非但不虛誠接納，而且橫加摧殘，我們就料到重慶非不欲和，乃為私念所蔽，故作違心之論。未逾三月，重慶外交部長果然公開發表談話，主張和平，重慶當局自相矛盾和內心焦慮的窘態完全暴露，但是一則缺乏勇氣，逃不開中共的束縛，二則充滿着私念，忘不掉個人的權位，「和平」徒托空言，而重慶當局的焦慮和矛盾，繼續不斷的蔓延。

最近拿湖北勝利來掩護和平，表面上確甚技巧，在不滿兩星期的時間，外交部長王寵惠，行政院長孔祥熙，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羣，相繼發表和平談話，不是說中國欲與各國經濟和作，自無排除日本之理；就是說中國外交方針在謀東亞之永久和平。這些話都在汪精衛先生的電裏說過了，而且就滬報所傳，已經由日本取得具體的同意了，王孔諸先生的談話，可以說是公開的響應汪先生的主張。

由此可知中日和平是已成之局，祇要重慶當局以國家生命為重，將個人的權位觀念放輕，再具有毅然解脫中共束縛的勇氣，中日和平即可實現，如果仍舊因循延宕，這些和平談話祇能算是姿勢，「和平姿勢」是不能解除重慶的焦慮和矛盾的！

英法土締結互助公約

新世紀 第九期

英法土三國於十月十九日在土京安格拉簽訂三國互助公約，約文內容共有九條：（一）土國如被侵略，英法須援助之。（二）如土國與英法雙方因侵略行為之結果而被牽入地中海之戰爭，則雙方須互相援助。（三）土國在因英法履行其對希臘二國担保而發生之戰爭中，須援助英法。（四）如因歐洲一國侵略之結果，英法對之發生敵對行為而本約第二三條之規定不能適用，則締約國得會同商權，同時土國至少對英法採有益之中立。（五）如締約國任何一方所担任援助之另一歐洲國家遭遇侵略，或締約國任何一國之安全，遭遇間接侵略之危險，則締約國須會同商權，以期採取共同行動。（六）此條聲明本約并非對任何一國而締結者。（七）本約條文有同等束縛效力而成英土間與法土間雙方義務。（八）締約國如因履行本約而從事戰爭，則不得單獨議和。（九）本約有效時期為十五年，十五年期滿時，如未經宣佈廢止，則本約可自動的展期五年，而立即發生效力。

此項互助公約之主要目的，俱表現於該約第二第三兩條之中，第二條在防止歐戰爆發後，義大利加入德國方面，土耳其為德義所誘，致英法在東地中海完全失去行動自由，故於本條規定——如締約國雙方因侵略行為而被牽入地中海之戰爭，則雙方須互相援助。至於第三條之規定，旨在切斷德國進攻之路線，戰事果然繼續爆發，則德國進攻路線不外三條，第一直接突破馬奇諾防線，但此舉廢力多而收效小，德國軍事家恐未必出此，第二進攻中立國比利時或荷蘭，但足以引起全世界嚴重之反響，在政治上為不智，德政府亦未必出此，第三進攻丹麥及羅馬尼亞，在戰事上比較輕而易舉，且可取得羅馬尼亞之豐富石油及丹國豐富之原料。由此可知德國進攻之方向以第三條路線為最有利，乃英法對於羅馬尼亞及希臘負有保障義務，英法為準備德國佔領國，故於英法土互助公約第三條中規定——土國在因英法履行其希臘二國担保而發生之戰

爭中，俱援助英法。

英法土互助公約之締結，可謂一面敵對德國，一面威脅義大利，而對於蘇俄並無積極作用，因本約附一聲明書，固明白記載免除七國內履行條約被迫對蘇發生武力衝突之義務也。目前英法集中力量對付德國，防範蘇俄，而蘇俄立於有利地位，暗中擴張勢力，將來歐洲武力爭衡果然擴大，德國惟有仰賴蘇俄援助並尋求其他與國，反之，戰事如趨緩和，將來與英國利害衝突最甚者必為蘇俄，而非德國。

日本對歐洲的外交政策

據十月二十四日電訊，日本駐歐洲各國的主要外交官曾經舉行一個會議，討論日本對歐洲應採取的政策，商討結果計有三點：

- (一)日本雖希望由歐戰結果，獲得龐大利益，但歐洲現在發展之趨勢，此種希望，不許樂觀。
- (二)如以歐戰行將擴大為前提以形成日本對歐政策，乃極危險之事，歐洲將急轉直下，恢復和平，非不可能，縱令英國欲戰，戰事亦不必定延長，一旦戰事完結，重將壓力移諸遠東，恐所難免。
- (三)英法德義及蘇俄之關係既極微妙複雜，歐洲政治發生革命式之急遽變化，應在預料之中，因此，對於確定對歐政策及解決中日糾紛以應付歐洲變化，均須慎加考慮。

日本駐歐洲各國主要外交使節所達到之意見，足以代表日本政府態度之一斑，自德國與蘇俄捐棄舊嫌，締結互不侵犯協定以後，阿部內閣即應運而生，阿部內閣之措施顯然對英美表示妥協，其最後目的仍在迅速結束中日糾紛以應付變化中之歐洲，但德波戰事結束以後，德與英法之間雖各嚴陣以待，迄未發生正式戰爭，加以詭譎善變之蘇俄在幕後窺伺，並且乘機漁利，義大利與西班牙諸國袖手靜觀，將來歐洲政局之變化，誰都不能預料，日本內閣對英美表示妥協，亦不能過於退讓，蓋仍有待於歐洲政治之發展，然其急於結束中日糾紛，可謂全國一致之要求也。

德提和平建議

德國提出和平建議，這在中國看起來是不值得討論的，因為上次歐戰或這次歐戰，無非是國際間爭鬥，根本上沒有是非之可言，所以德國提出也好，不提出也好，英法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我們預測其結果則可，如果加以辯駁卻大可不必。我們所可注意的，就是在英國仇德如此激烈之況之下，勞合喬斯在議會中仍可公開表示促政府須詳細考慮此項建議，反對者也不過是用「不合時」的辭句去責備他，誰把惡名加在他的身上？誰想把他殺害？在英國公務員和軍隊是不容發表政見的，議員和人民是可以隨意發表意見的，在中國確適得其反，官員和軍官是可以隨便發表政見，但是參政員和人民却不容發表意見。我們常常把意志集中這句話的意思誤解，殊不知愛國心人人是應該相同的，但是政見卻不能使人人相同，特別是一個討論政治的機關，怎能不容自由發表意見？意見發表之後，供衆人的考慮，得有大多數的意見，於是少數人服從多數人的意見，這才叫做意志集中。現在是少數人叫囂一頓，例如陳嘉庚竟說「言和者即漢奸」來塞住全體參政員的嘴，照這樣的情形，參政會儘可名副其實改為顧問會了。此外英國把德國和平建議，允許英國報紙自由發載，讓人民有一個明瞭的機會，以便督促政府行動，這也是值得注意的，否則一個國家就變成一個盲啞收容所了。

蘇俄兼併波羅的海各小國

蘇俄把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如愛沙尼亞，臘地維亞，及立陶宛等，都已置之宇下，該三國境內的德國人，也已奉德國的命令，重返故國。在這種德蘇共同宰割之下，各小國當然無可倖免。它們國小勢弱，對於這種厄運，實在無法避免，這是我們應當寄以同情的，所可異者，中國雖弱，還是一個大國，儘有發奮自立的機會，為什麼儘管和日本拖下去，一方是失地愈來愈廣，絕無最後勝利的希望，一方徒替蘇俄製造機會，以便把中國的西部整個吞併了去。蘇俄在歐洲的行動，我們是應該有所警惕的。

專

載

泛論國際情勢

戎望英

當前的國際局面，爲兩大戰爭所攪擾，一個戰爭在歐洲，是德國引起的，一個戰爭在遠東，是日本引起的。德日均能引起戰爭，德日又均能支持戰爭，這可以看出德日兩國國際情勢，掀起國際波濤的力量，所以近年來國際外交的主潮在德日兩國手裏。德國的主潮在歐洲澎湃湧，浪濤所及，推動了一切國家，變動了歐洲現況。日本的主潮在遠東奔騰迷漫，促成了中日戰爭，動搖了太平洋的均勢。德日兩國以外的國家，不是防堵這兩個主流，就是附着這兩個主流，隨波逐浪的跟着流動。英美是防堵主流，平靜波濤的主力，法國是防堵主流的助力，義蘇則依違兩可，有時偏重防堵，有時附着主流，全以己國的利益而定。近年來是附着主流有利可得，因之義蘇總是常站在德日方面的。我們看無論那一次國際上發生變動，引起者是德國，日本，平靜者是英美法，義大利與蘇聯不過是個助手的配角而已。至於其他小國更是配角以下的助手。

英美法何以能平靜德日所興起的波浪？因爲它們握有國際情勢的決定力。因此，可以這樣說，德日是國際外交的主潮，英美則握有國際外交的決定力。主潮分流歐洲遠東兩個地域，一爲德國引導，一爲日本捲起，決定力也分在歐洲遠東兩個地域。在歐洲的決定力是英法合作，英法爲主，防禦的目標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國。在遠東的決定力，是英美合作，英美爲主，防禦的目標是想稱霸遠東的日本。德國可以在歐洲引起浪濤，英法則可以平靜德國所引起的巨浪。無論英法息風興浪的手段，是用讓步緩靖政策，抑是用戰爭的武力政策。德國併奧，英法不加過問，是用的緩靖政策，德國侵捷，英法德義四強開成慕尼黑會議，英法以讓

步政策渡過了戰爭的危急。德國再侵波蘭，英法要以武力制止德國的擴展了，才有這一次的歐戰。英美的決定力施用於遠東，就是制止日本稱霸東亞，維護中國領土主權之獨立與完整。英美所用的方法，有時是以聯合的力量或平行動作，協助中國日趨富強，限制日本的發展，有時是承認日本某種限度的優勢，與日本謀妥協。華盛頓會議產生的九國公約是防止日本發展的最好表現，九一八以來英美協助中國致力建設，是幫助中國獨立自強的最好表現。歐戰以前，英美的錘子正偏向於協助中國抵抗日本的一端，歐戰發生，英國無力東顧，英美的錘子，偏重於與日本尋求妥協之一途了。

德日的外交主潮向何處流呢？水向低處流，德日的主潮也是向國際間最弱的一環衝激。第一次歐戰以後，法國霸歐洲的牛耳，德國一蹶不振。英國不願法國稱霸大陸，便與德國提攜，德國也利用英法的不和，聯英以抗法，結果是德國因英國的協助而興起，法國因希特勒的興起而國勢低落。意大利侵伐阿比西尼亞，引起英義的衝突，掀起地中海的英義波瀾，這時是英法不和，英義對峙，德國乘機左右於英義之間，意大利遂得佔有阿比西尼亞，德國也趁勢吞併奧國。至於西班牙問題，牽扯英法德義蘇五國在內，握有國際外交決定力的英國，是敵義而不願得罪德國，助法而不願協助蘇聯，佛朗哥的勝利遂在這樣的夾縫中造成了。所以德國的主潮是向國際最弱的一環下手，趁着握有國際外交決定力的國家不能合作的時候。德國如此，爲遠東主潮的日本也是如此。多年以來，中國的存在，得力於太平洋的均勢。太平洋的均勢存在，中國穩然致力於國內建設，均勢破壞，中國本身即要遭受侵略之禍。遠的不必細

表，第一次歐戰時，各國的力量全用去打擊德國的戰爭，不暇過問遠東，日本就趁此千載難逢的機會佔據青島，提出所謂二十一條要求。歐戰結果，一九二一年英美主動召開華盛頓會議，英美聯合抵制日本，才有四國海軍條約及九國公約的產生。後者是以維護中國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及領土主權之獨立完整為目的。九國公約是再建太平洋均勢的法寶，中國在這個法寶掩護之下，穩然過渡十多年。一九二九年世界經濟的大恐慌開始，英美兩個金融王國均為其本國商品尋求市場，找尋解除恐慌的出路，因之造成遍及世界的英美經濟衝突。日本雖是個工業發達較晚的國家，國內經濟也為恐慌的浪濤波及，也急於尋找向外發展的機會。恰巧這時有英美的經濟衝突，商品競爭，日本便乘機在中國的東北四省下手，才有了所謂「九一八」事變。九一八的事變動搖了太平洋的均勢，可以穩定均勢的英美兩國正值衝突的時候，於是美國制日的政策，得不到倫敦的協助，史汀生的呼聲，也得不到唐寧街的回響。握有遠東外交決定力的英美兩國既然不能合作，太平洋的均勢只有由動搖而陷於破碎。所以東北四省問題在國際聯盟不能獲得解決，在中日之間也成了一樁懸案。七七事變以前，正是德義日圖謀聯合的時候，那時德國正在歐洲大陸耀武揚威，義大利則在地中海與風作浪，英國的力量全為德義兩國的力量吸引住了，那裏還有餘力顧及遠東問題？日本趁此時向中國作更進一步的壓迫，中日戰爭便因之造成。德義需要日本在遠東發動，以分散英國的力量，日本也需要德義在歐洲鬧事，以分散英國的力量，英國照前不能顧後，德義日的所謂「反共公約」便成立了。英國無力東顧，美國孤掌難鳴，此所以二年來中日戰爭只是中日兩國的對打，各國對中國的同情也只是正義的呼籲而已，那裏有實力的協助？中日正在戰爭，歐洲戰事又起，無疑的又給日本添了錦上添花的機會。

德日兩國的主潮固然趁着國際衝突的間隙向弱國下手，具有決定力的英美國家，總想於防堵抵禦外，加以疏導的工作。這個疏導的工作就是轉變主潮的流動方向，也是英國多年來所玩的把戲，英國打算防禦德日兩國，英國又恨蘇聯，英國常常想將危及自身權益的主潮疏導成向蘇

聯沖激。希特勒窺知英國的用心，便以反共十字軍的先鋒自任。日本窺知英國的用心，便以侵略中國為的防止遠東赤禍相宣傳。於是希特勒以保證西歐安全，獲得英國同情德國東進的諒解，奧國捷克都是在這一諒解犧牲的，慕尼黑會議冷落了蘇聯，正是響應希特勒東進的具體表現。解英國在歐洲導演德蘇衝突，史太林也製造德英交戰。史太林以陣綫外交為方法，以集體安全為目的，希圖造成英美法對德義日的衝突，什麼「民主集團」的英美法蘇，「侵略集團」的德義日本都是從這裏來的。假使史太林的陣綫外交成功，無疑的是英美法的陣綫與德義日的陣綫對立，演成集團相打，蘇聯的毒計得售。一方可使所有的所謂資本主義國家因長期血戰而陷於崩潰，一方解除蘇聯因德日兩國而來的威脅。史太林這套把戲藉着國聯，玩了許多年，居然有些成功了。德奧事件起，張伯倫外交代替了艾登，英國不復以集體安全為致力體的，史太林的部份成功也因之破碎。張伯倫分別妥洽德義，拉籠法國，發動德國進攻蘇聯。二年來英蘇兩國都是圍着主潮德國演戲。史太林不愧為革命者（？）終於取得導演的地位，使德國對付英法的戰爭在歐洲上演。導演的職務從英國轉到蘇聯手裏，歐洲的地圖才得重改一次顏色。史太林對於遠東，志在犧牲中日兩國，所以他與日本言和，而還發動中國抗戰。

歐洲遠東的兩大戰爭如何呢？中日的戰爭短期間雖不能夠完全結束，中日的和平是可以計日而待的。至於歐洲戰爭，目下陷於停頓，而且陷於不戰不和的狀態。德國志得意滿之後，不願再打仗，英法也不願打仗。戰爭的對手方英法與德國均不願作戰，一和一，可以容易得到吧？不容易，英法想獲得和平的保障，希特勒想在和平之中解決殖民地問題。雙方均願和，惟和的條件不容易解決，戰爭因之僵持下去，和平也不能立刻到來。大概英法對德是停戰而不言和，德對英法是擺出和的面孔，而佈置更大戰爭。英法或有趁此機會解決希特勒的打算，希特勒也或者趁此機會毀滅大英帝國的決心。雙方不能即刻從事於更大的戰爭者，正是以外交經濟的戰爭代替鎗砲的戰爭，史太林的幸災樂禍主義，促成英法對德的戰爭，史太林的趁火打劫政策，或也是促成英法與德國言和的一支主力。英法德和好以後，希特勒的東進政策又要活躍，那時再看赤色的獨裁者如何自處？

湖南辰谿煤礦概略

張立明

去年八月間，因爲逃難，會由常德溯沅江西上，輾轉到了辰谿，因爲城附近便是煤礦，所以在枯侯晃縣花江之間匪患肅清，交通恢復的幾日中，各方採訪，會將辰谿煤礦調查得一個梗概，寫於個人日記中。此後歲月，未見各報紙上，有報告這一帶煤礦的文字，現在日機又集中轟炸湘西，未識辰谿煤礦，有無損失。爰將昔日所記，略加整理，以貢獻與關心辰谿煤礦的人士。——作者附識！

一 煤礦概述

就湖南省府沅陵行署所公布的湘西礦產表來看，辰谿有廿二處產煤，其次是芷江。辰谿，可說是湘西的煤礦中心，不過現在已經土法開採過的煤礦，除寶箕灣附近一小礦外，在辰谿，大部份都集中在縣城左右。由縣城東北公路旁之白泥坳起，向西向南延長，直到沅水西水兩岸河底，在水淺時，即呈露出煤炭，整個辰谿城底下，都有煤。在河南岸，清末即有人用土法採煤，民初始停。

大概煤皆在石炭岩中，煤層作東北，西南傾斜，各煤層，皆呈波浪形，間或聚成一二丈厚，有時則薄至一二尺，甚或遇到石頭，不能前進。據資源委員會，辰谿煤業辦事處主任李方城氏說，這種波浪形煤層構成的原因，現在尚不能確定，或係在森林時代，地面即呈波浪形，亦或係以後地殼表皮有變化的結果，因爲煤層呈波浪形，李方城氏認爲辰谿縣城附近的煤礦，只宜於小規模開採，不能運用機器。因用機器，則成本過高，難與他處產煤競爭，故前途無多希望。據他說，在辰谿城南三十里，火麻沖地方，煤層煤質都較縣城附近好一點，地點與將來的湘黔鐵路相距不遠，在那裏尚有發展的希望，煤業中人則說五里墩地方煤礦極好與湘黔鐵路公路交差點之寺前鋪，相距三十里，可修支路，極有發展希望。

大概辰谿煤的煤質，可以惠民煤礦公司煤，經湖南化驗所分析的結

果作代表，如下：

| | |
|-----|--------|
| 水分 | 1.30% |
| 揮發物 | 19.83% |
| 固定炭 | 63.16% |
| 灰 | 15.66% |

二 煤礦公司概況

現在辰谿的小煤礦，在城廂附近，共有四家。沅水南岸的震發公司，於民國七年停業後，今年方重整旗鼓，設有機器，未及一月，即被水淹。在城西廣恩寺的民生煤礦公司，規模太小，資本僅在千餘元左右，也被水淹。這兩個公司，我都不去看，我看過的兩個煤礦公司，都在城東北，一名惠民，一名合組，茲分述如後。

惠民煤礦股份有限公司，資本僅三千六百元，分爲百二十股。股東多當地，長沙，鳳凰人。公司於民國廿二年成立，即行打礦，民國廿三年十月廿四日始領得礦區執照，出煤在領照之前。礦區，在城東北白泥坳，計四七二九畝。採煤用支柱法，平均產煤二三十噸。民國廿六年產九千餘噸。公司的事業費，二萬餘元，多息借自各商家。

該公司所用工人，分爲二部份，一係固定工人與臨時小工，大概固定工人，有四十人，工資每月自八元至廿元，伙食公司供給，固定工人

的職務，如加支柱，稱煤等等，臨時小工，亦由公司供伙食，大概石匠，每日三角，撐木工人每日四角，平常時期，每日小工不過十人。

另一種工人，則是包工。這裏面包含挖煤與運煤工人。這兩種工人的數量，最少時，如夏秋農忙時，約有百人，在冬春時期，則約有三百人左右，分爲兩班，公司中人覺得，雖是包工，不過工人，仍然農民的習慣很深，不願作過長時間的勞動，常常只作七八小時即停，雖加以勸誘，強迫，都不發生效力。這類工人的工資，挖煤工人，每担二分，運煤工人每担一角四分，另支與燈油津貼，每担一分。因此，公司中人計算煤的成本是每担一角七分，每公噸七元餘，而今年上半年成本，則增至八元餘。該公司內職員，公丁，共二十人，薪工自十三元至二十元，月共支五百元左右。

煤，現挖第二層，僅一層，如二層爲抽水通風之用。過去煤多包與合組公司，運銷常德，漢口，長沙等處售價，在河邊交貨，每担三角五分。運費由轉運各司相負。

礦區稅，因領照尚未滿五年，稅率每畝二分，（以後即改五分）年九十元，礦產稅則爲每噸二角八分，年三千餘元。

礦井于本年六月十六日，因沅水暴漲，溪水倒灌被淹，現在正抽水，有百餘人工作，每人每日工資四角五分，伙食在外，因爲年來抽調壯丁，徵工，及最近秋收甚忙，工人甚少，故工資不得不增加，他們預計在九，十月中，可恢復原狀。

湖南合組煤礦公司，在惠民公司之南，原址因水傾圮，現僱居民房。這個公司原名阜辰，民十四年成立，當時資本萬元。至民國十九年改稱合組。當時合組出產之煤，皆包與常德普記轉運公司運銷，因近年虧欠萬元左右，遂由普記公司包辦，現在在「合組」名字下，另加「普記」二字，以資區別。

該公司礦區在惠民之西，共四十五公頃，現又呈請增加二十公頃。全部財產，約值廿六萬元。備有下列機器：

臥式鍋爐——二部。

發電機一部 可供給五六百燈。

抽水機十一 徑四吋者三具，三吋者七具。

通風機——八十磅。

公司附有修理廠，惟僅四尺許鐵床一部，無他設備。

煤層據說，在外面看南北傾斜，入內則尚平，亦多作波浪形，現已知者有三層，各層厚度如下：

第一層 一尺

第二層 三、四尺

第三層 丈許。

現僅採二三兩層，採法亦用支柱法。在農閒時節，約用挖煤工人百餘，農忙時僅四五十人。每人日可挖三四十担。挖，運工人亦係包工，計工資，每担挖煤工人四分，運煤工人一角四分。每日津貼燈油一人五分。因此他們計算成本，是煤每担二角，每公噸八元餘。

產量，每日二十至七十噸，年萬餘噸。

公司的固定工人，約五十餘人，工資（伙食在內）月十四元至二十元。臨時工人，通常日一二十人，每日三角五分，供伙食。抽水工人，平時，每日三十餘人，現在因煤洞被水後，塌陷一部份，另在他處抽水，減至十二人。

公司內部開銷，月七八千元。職員三十餘人，薪水自十二元至七十元。

該公司的煤，也以常德，漢口，長沙爲銷場。由辰裕運至常德，在沅江水大時，每噸運費爲五元，水小時六元。

合組公司煤礦，共有五層，與惠民公司同日被淹，現正抽水，約需至十一月，方能復工。

三 辰裕煤礦的厄運

辰裕的小煤礦，于當前被水淹以外，都同樣遭逢着一個難題。兵工署，因廠設辰裕，用煤甚多，現雖未開工，但恐煤礦復工無日，將來燃

料，發生問題，所以對於辰谿各礦存煤，下令一律封購，不許私售，且派兵在各礦監視。合組公司存煤，估計爲一萬噸，惠民公司存煤估計爲五千噸。兵工署自定價爲七元五角一噸，工廠前河邊交貨，煤礦主人，感到蝕本。他們認爲煤成本八元餘，由煤礦運煤至兵工廠河邊，每噸運費需八角，照兵工廠的定價，除去運費，煤礦公司實得不過六元七角。因此，他們會向軍政部，經濟部請求補助運費。不過毫無答覆。最後兵工署答應每噸津貼運費一角五分，他們仍不滿足。現在兵工廠未開工，尚不用煤，而煤公司的存煤，實際上又不只兵工廠所估計的數量。現在既不許公司自己賣煤，由是，他們感到現款之無法籌促，更無資本，進行抽水工作，自無早日復工之望。

于封購以外，煤礦公司，又遇到了一個喜信。資源委員會因漢口缺煤，而特派李方城來到辰谿統制煤業，想迅速的運一部份到漢口，救濟漢口煤荒。據李氏調查兵工署定價，實在太低，于是他的中定爲每噸八元五角，在煤礦公司河邊交貨，但是兵工廠，仍然不許煤炭外運。在漢口，資源委員會與軍政部之交涉，亦在「軍事需要」的前提下，了無結果。煤礦公司，只能在熱望中，得到安慰。

實際上，兵工廠廠址，雖已選定，廠屋亦在建造中，但全部機器，尙分散各處，一部份以辰谿運船作爲倉庫，一部份尙停滯在常德與桃源一帶，即令可以迅速集中，兵工廠開工，亦需在年底。照工廠用煤一般估計，現在辰谿煤礦有煤，已足敷兵工廠一年之用，兵工廠開工既然爲期尙遠，則于開工之前，各煤礦定可抽水完畢復工，兩個礦公司，平時產額，已足敷兵工廠用煤，兵工廠現在正用不到額先封購存煤，又不立即交價款，致使煤礦公司無款無法從事抽水工作也。但是，這一點，兵工廠似乎沒有顧慮到，也或許別有用心，他們仍然一味蠻橫，以軍事需要爲理由，而不肯取消封購。同時，煤礦公司請求先發價款，以便採辦抽水工具，雇用抽水工人，兵工廠又以國家工廠經費，不能如此先支爲理由，而加以拒絕，兵工廠在購買時，可利用勢力，行封購以實，以違背國家法律，在封款時，又要服從法律。這顯然是利用權力，以妨害戰

時生產事業之發達。可憐的，是這些無權無勢的小煤礦公司，無處申訴。一般新聞，又在戰時的統制下，不能將這些消息公表。

（作者按：據去年年底在口明所得消息，辰谿兵工廠因漢口失陷，又行搬家，我不知道，他們封購的那一萬五千餘噸，究竟如何處置？錯誤，究竟糾正了沒有？）

四 資源委員會的煤礦

最後把資源委員會要辦的煤礦，報告一下。

煤礦預定設立在西水西岸，電氣廠後之丹山寺附近，煤質煤層情形，將來都需要詳細考察。李方城氏會約我同去看預定的礦區，因天雨未能成行。據李談該處亦只宜于小規模開採，有兩部抽水機，兩部絞車，即可敷用，其他大機器，毫無使用之價值。

煤礦，將來採官商合辦性質。湖北黃石港源華煤礦公司一部機器運辰谿，作商股二十萬元。資源委員會出資二十萬元，商股三董事，官股二。董事長歸商家，經理由資源委員會派定李氏担任。現在機器尙未運到，公司亦未正式成立。

據李氏講，公司設于丹山寺，並運來如許無用機器，非本意。因爲他認爲丹山寺煤礦。只可供急用，不是有發展希望的煤礦。想將來到大麻冲仔細考察一下，再說。不過現在，因爲匪患，使他不敢去，帶兵少，不敷用，等于與土匪送禮，帶兵多，無處調，這是辰谿鄉下的一般情形。

總之，在目前的辰谿，煤礦生產，已碰到了嚴重的危機，地區煤質的限制，固然無法解除，兵工署那種蠻不講理的，以軍事需要作口實的限制，實在也阻止了戰時生產事業的發達。

廿七年八月廿五日辰谿。

廣西的造紙工業

曾之琛

桂省造紙業，分佈于桂林區之興安，靈川，資源，龍勝，永福，柳州區之融縣，百壽，平樂區之昭平，賀縣，恭城，鬱林區之博白，岑溪，北流，容縣，南寧區之都安，那馬，隆山，向都，上思，思林，以及桂平等縣。紙之品類名稱，依各該地名謂，則有所謂草紙，全料紙，東紙，湘紙，桂花紙，火紙，福紙，萬金紙，紗紙之類，就其所用原料分別，可大別為竹紙與紗紙兩種，竹紙係用竹為原料，而紗紙則採用紗皮。

造紙戶均為農家而作副業之經營，很少以造紙為專業者。製造工具與設備極其簡陋，技術亦陳朽拙劣，除製傘包物與能作簿紙書寫之用而外，大部均為冥紙，近以銷路無多，造紙業已極形衰落。

關於製造工具設備及其程序，竹紙與紗紙均頗簡單。製造竹紙之設備，有下列諸事：

1. 浸料池（用掘土成方池，池底及其四周用石灰和土砌成，以免漏水，作貯石灰水浸料之用）
 2. 廠棚（多用木竹架成，以草覆其上，多設於清流淺水附近，以便引水入紙槽）
 3. 紙槽、紙簾。
 4. 木槌（用以揉碎原料，亦間有以水碾碾料者，但水碾多非一家所有，大部多以木槌碎料。）
 5. 壓水木榨或石塊。6. 紙板（撈紙疊放之用）
 7. 培爐（製竹紙，各地多藉日晒，罕有培爐設備）
- 其他如水桶木杓籬筐之類，則多為日常用物，不為專設，製造程序，係于夏時代取嫩竹（普通謂之筍籬），斷劈之後，曝之使乾，然後放入池中，以石灰水浸之。浸漬既久，至秋收之後，即將池水放乾，將竹料洗滌，并用木槌搗爛（或石碾壓碎），使其腐化，置於紙槽，槽內引

貯清水加膠，再取竹竿木棒攪之使腐化之紙與膠水融化，以紙簾撈之。撈時必須左右相稱的擺動，使簾上結厚薄均勻之薄膜，然後疊上紙板，積至一定高度之紙塊後，乃用壓水木榨或重量石塊壓去水分，再將紙塊分成多份，就晴日曝之使乾，亦有用培爐焙乾者，加以整理後，即可運之上市出售了，各種竹紙之工具設備及製造程序，雖亦因其品類之不同與各地技術之差異而略有不同，然大致則與上述無甚懸隔。

竹紙大部只能銷售于產地附近各墟鄉或隣縣，其重要實不及紗紙，紗紙在思林，向都，上思雖亦略有生產，但最多的是都安，隆山，那馬三縣，手工業落後的廣西，紗紙業可以說是僅有的幾種手工業中具有經濟價值的一種。茲略述其概如左：

都安，隆山，那馬之紗紙業，創始於何時，已不可考。清末此業頗盛，據云可銷至四萬餘担，除銷用於內地外，并可運銷港粵，為桂省出口工業品中之大宗商品，自洋紙侵入以後，紗紙銷路日蹙，二十一年以來，出口紗紙量值，即有日趨衰落之勢，茲列各年出口量值如下：

| 年份 | 量（公斤） | 值（單位分見各年下） |
|------|---------|---------------------|
| 二十一年 | | 一·一四九·二八二（國幣元） |
| 二十二年 | | 二九六·四二六（同上） |
| 二十三年 | | 三八一·八九三（同上） |
| 二十四年 | 五九九·五六五 | 四七七·一六〇（國幣元以毫幣一元計列） |
| 二十五年 | 六五六·四六四 | 四〇四·四三五（同右） |
| 二十六年 | 七七七·六七〇 | 八五九·二四九（毫幣元） |

此項出口紗紙，均係都隆二縣出產。都安縣內之主要產地為高嶺墟，隆良，刁灶，清水，當地人民，過去幾家家製造紗紙，以此為最重要的農家副業。綜計上述各地約有槽口

八九百左右，而以高嶺壩爲最多，佔全數之半，年產紙近萬担，其餘各地所佔，數各相若。年產紙各千五六百担，隆安紗紙產地，在縣屬東北二鄉，盛時有槽口數百，產量多至萬担，現則僅有槽口百餘，產量不多，主要銷地爲賓陽，爲製傘扇之用，近則傘扇業衰落，紗紙銷路日蹙，其業遂蹙而不振。那馬紗紙產地，爲貢川，什隴，尤以貢川爲最多。貢川民戶約八百餘，幾乎均以此爲副業，此地所產，較都安，隆山質色爲佳，故特稱爲貢川紙。

製造工具設備，極形簡單。主要的爲（一）焙爐，（二）紙廠，（三）紙槽，（四）紙簾，其他輔助工具，則均爲日常家用之物。製造程序，先於春秋時伐取樹皮，（即紗樹之皮），浸入水中約一二小時，除去其表面粗皮，而存其內層之白色纖維，再浸入水中約一二小時，出水後置槽內以石灰漂漬至四五日，從灰槽取出後，置鍋中煮之，謂之煮紗，俟沸騰至四小時，取出至河塘洗滌石灰，然後以錘槌搗之使爛，再置紙槽中，和水加膠（膠葉水），以木棍攪勻爲糝漿而以紙簾撈之，紙簾之大小，視所需製之紙之大小爲標準，撈時技術，即在擺動均稱，使簾上紙漿結成之薄膜，厚薄一致。然後疊覆於石版之上，俟紙漿積厚至尺許時，由板壓去水分，再以手工一張一張啓開，置焙爐烘乾，即成紗紙。

所製紗紙之品類，則有尺八紙，尺五紙，尺三紙之別，此係就大小言，故又謂之大，中，小紙。就產地言，則有貢川紙，（那馬貢川鄉產）白山紙（隆山產），加言紙，金釵紙（都安縣產）之分，紙的數量單位，有刀，把，担，每刀四十張，十刀爲把，計四百張，二十把爲担，計八千張，但經過經紀行轉手之後，每把實數約減數張。

關於生產與交換關係。亦可得而言，大抵製造紗紙多在秋冬。採紗時期，則爲春秋兩季。紗樹產地，多在都安之高嶺清水刁灶，那馬之古河，燈排與隆山之隆灣，古林一帶，製紙之家，有於春秋間時自往採伐者，但大部則需購買，所以製造之家與販賣紗皮者，通常經過墟市而發生交換關係。紗紙成本的高低，主要的即決定於紗皮價格的貴賤，紗

皮的採集，每日一人的勞動力則可獲五六斤，近年來紗皮產量已逐漸減少，紗價因而高漲，故即令其他製造成本不增。紗紙的成本仍頗昂貴，二十六年上半年陳漢流君調查那馬的紗紙業，曾就五口之家全體動員，每月可製造紗紙五十把的工資原料計算其成本如次：

| 類別 | 數量 | 價值（單位仙） | 百分比 |
|-----|----------------|---------|------|
| 紗樹皮 | 五〇〇斤 | 一八・〇〇〇 | 六〇・七 |
| 石灰 | 五〇〇斤 | 一・〇〇〇 | 三・三 |
| 柴火 | 每把紙需柴四十仙 | 二・〇〇〇 | 六・七 |
| 竹籠 | 籠一把 | 一二五〇〇 | 〇・七 |
| 工資 | 工人月資（每人一千一百仙計） | 八・五〇〇 | 二八・六 |
| 合計 | | 二九・六二五 | 一〇〇 |

陳君曾謂：「那馬紗紙的成本，實在太貴了，每把（四〇〇張）紗紙平均市價爲銅仙五百一十三枚，而每把紗紙所需製造費用，（人力除外）平均需銅仙四百三十三枚，（爲便於記憶，應寫爲紗紙製造所需費用（人力除外），爲紗紙市價的百分之八十四強，五口之家，全體動員，月可造紙五十把，如以此地的最低工資，每月工資（吃飯在內）銅仙一千七百枚計算，則製造紗紙的成本實超出市價之百分之十五強，換句話說：如果僱工製造，則爲虧本百分之十五強。」可知這種副業的收入，實極微薄，不過尋常無其他有利副業，閒時以家屬成員業也，亦可稍有補益而已。

【註】參考陳漢流那馬之紗紙業一文，見二十六年五月卅日廣西日報。

造戶所製之紙，大都爲尺五中紙，其次爲尺三小紙，尺八大紙，多由收買莊定製。各製戶所造之紙，大都由紗紙行收買轉往各地銷售，據民二十二年廣西經濟調查團工業組（該團係北平社會調查所與廣西統計局合組）調查結果，當時廣莊（廣東商人開設）之尚存在者與本地莊之

正開設者，陸山計共本地莊七家——廣生昌，華隆，鴻和，（代賓陽恆隆收）聚泰和，寶利隆，福興（有莊口無舖面）梁幅昌（兼做），那馬有十一家——和源，三益榮，（尚存之廣莊）王恆安，張長利，張泰棧，（三家均南寧莊）辛恆源，陽發祥，聯興，廣盛祥，章義隆，逢興（本地莊），都安城內有四家——賴萬茂，均和昌，啓昌，陶坤和，高嶺圩五家——仁興隆，忠昌隆，利祿祥，王祥隆，胡興記，現時紙莊多少，未經調查，惟據二十六年上期陳漢流君調查，那馬貴川街有收買紗紙店十三家，（見前揭文），則較二十二年時已有增加。

紗紙之主要銷場，省內爲南寧賓陽，省外則爲廣州佛山香港，主要用途，爲製造紙傘紙扇油紙，裱糊皮箱，以及作爆竹引與包物之類。過去紗紙雖頗盛一時，但自民十以來，此業已日就衰落，其原因有下列數端：

（一）各項紗紙用途已逐漸改變或消失，如過去紙傘紙扇業頗形發達，需用紗業量多，但自雨衣及其他代用品興起之後，傘業衰落，製扇亦漸改用其他紙，紗紙用途減少，如賓陽陸村之油傘業，石坎村之紙扇業多用都安紗紙，自賓陽油傘業紙扇業衰落以來，都安紗紙業的生產遂不得不萎縮了。此外如爆竹業之衰歇，包物之採用其他紙（如牛皮紙）或其他紙作之盒匣，均足以減縮紗紙的用途，而使其生產趨於萎縮。

（二）成本太高難於競銷。紗紙在廠的成本已經很高，再加上紙莊轉手佣金及運費捐稅等等，成本已嫌太貴。加以日本在臺灣所製之紗紙，物廉價美，港粵銷場，多爲所奪，桂省紗紙在外不能競銷，商人無利可圖，漸停止收買販運，紗紙業之衰落，此亦主因。

以上所述，均係戰前狀況，現在戰事進行已逾兩年多了，因爲戰事影響，此項紗紙工業更趨沒落了。

第八期 目錄

論壇

王寵惠發表外交談話——寇爾赴重慶——美艦集中檀香山——蘇俄對新疆威脅——法對共黨採取緊急措置

專載

國際雜談……………王然
廣西東部礦區旅行記……………鮑華
廣西紡織工業概況……………曾之琛

譯著

蘇俄在西北的活動……………A. T. Steele
「外蒙共和國」……………孟卻斯德保衛報
日本教育的再建……………長田新
日本勞動者的戰時生活……………喜入虎太郎

史料

列寧外交秘史（……………）J. W. Wheeler—Bennett

譯

著

汪兆銘會見記

(載日本評論十月號)

室伏高信著
顧仲樞譯

本文作者為日本有名之政論家，此次為訪問汪先生，特自日本搭飛機來滬，吾人於此文中，可窺見日本智識界對於和平運動的新意見，尤可貴者，在汪先生對一異邦友人之談話中，可窺見其對中國前途的種種苦心，令人感奮。本文前三節係記上海風物，與本題無關，特略去。譯者註。

九月七日，訪陶希聖氏於其寓所，陶希聖在日本也很聞名的，他在北京大學的教授中間，是和胡適同樣有名的。國民黨的理論家中，恐很少有人能出其右吧。現在他是汪氏所主持的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和周佛海氏二人，可以說是新國民黨之理論家的雙璧。

我和陶氏，在四年前曾相會於北平，亦曾交換過信札，亦曾作過幾次論戰。他到門口來迎我，大家握了手，陶君便開始談話，先談着關於在北平時會面的事，寄稿到「日本評論」的事，并談着我的文章他全部讀過等等，我就問他：

「事變一開始後，你在什麼地方呢？」

「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時，我和胡適正一同在廬山，受着蔣先生的招待，廬山會議是很重大的。其後，我正想回北平的時候」，陶君接着說：「已經是不能夠回去了，於是就到南京住着。」

「由南京到漢口。」陶君接着說：「更到重慶，然後再經過昆明到香港，直到最近為止，一直住在香港，我在漢口和重慶的工作，便是和共產黨作論戰。」

關於共產黨的勢力，我們是誤算了。我接着說：「共產黨真如一般傳說那樣的有力嗎？」「西安事變時，共產黨還不滿一萬二千，可

是事變後即成十萬，至現在已有五十萬了。」陶君再接着說：「共產黨擠進中央軍去宣傳，已至可怖的程度，有些中央軍，已完全共產黨化了。蔣的威令，有許多地方已不能實行，例如在重慶雖呼着蔣總裁或蔣委員長，可是在地方上，却有不少人呼着蔣介石的，在共產黨區域內是反蔣的。」

「事變後，貴國文化人的中心是在那裏呢？」

「一部份在重慶，一部份在昆明，北京大學及清華大學等在昆明組織聯合大學，可是自五月日本空軍襲擊以來，有不少人離開重慶，現在在昆明和香港者甚多。」

於是再講了一些關於蔣介石，陳公博，胡適等的話後，我們就開始交換關於中日問題的意見。

「我是日本人，故我愛日本，你是中國人，中國人愛中國。我們的良心與好漢是不兩立的。彼此站在愛國者的立場來交換意見吧！我就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說老實話，希望你也站在中國的愛國者的立場，盡量將所想到的說出，我到此地來，一方面是爲了要說明日本所求的是什麼，他方面想聆聽真正愛中國者對於中國與日本問題的意見。因爲希望在互相戰鬥中的東方二大國民中，二個自由的愛國者，能自由交換意見，所

以我到了此地。我說了這話，陶君亦深表同感。二人的會話，由午前九時起至十一時半止，共二小時半，所談的話自不能一一寫在這裏，還有不必寫的，且陶氏已自寫文章發表在「日本評論」上，所以這裏所記的，僅是一部分而已。

「由於和平」，陶氏說：「我們在重慶時，就已很熱烈的討論着了。以汪精衛先生爲中心，文化人對和平是完全贊成的。故本次的運動，我們在重慶時代就已開始了的，和平是絕對的，除共產黨，中國人都要求和平的，蔣先生亦是同樣。」

「蔣氏曾批判過近衛聲明的啊！他說這個聲明的意義在征服中國。這個聲明算是他個人的呢？還是代表國民政府的呢？」

「那大概是他個人的，日本亦曾說過不以蔣介石爲對手。」

「一月十六日的日本聲明，不是說不以蔣介石爲對手，是說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日本不管是不是蔣介石，若在近衛聲明的基礎上，訂立和約，我想是無異議的，不用說，到現在，事實已變化了，自從毛銘先生出來以後。」

我於是敘述我的感想，大意是，這次的和平問題不能當爲一時的事變來解決，這是原則上的問題，若僅爲一時的和平解決，不久恐又要發生第二次盧溝橋事件。陶氏對於這點，意見好像和我有些不同，他說：「和平若能成就，再不致有第二次戰爭吧。戰爭的結果如何，中國已經很知道了。但是要實現和平，在技術上事實上，還有很多困難存在。」

「所謂困難是那幾點呢？」

「日本撤兵問題，中國軍隊的問題，還有說得民心的問題。此在我們國民黨亦爲一難關，若分析中國人的心理，第一是怕日本征服中國。第二是懷疑日本的諾言，關於此點，不問是不是日本軍的占領地區，在全中國是同樣的。」

「我於是就近衛聲明詳細而坦白地闡明了日本的立場和形勢，陶氏聽了好像也安心了一些。於是再談了一些關於國民黨運動及其將來的事情。後來又繼續談論東亞協同體的問題。我因此知道了協同體的理論受着中國智識界不好的評論。中日關係，雙方必須根據自由的民族的立場

而爲自由的結合，協同體如像夫婦一樣，男爲支配者，女爲被支配者，便很危險，中國人是怕這一點的。」

我們對於協同體問題，正直地交換了意見，聯帶又談起中日兩國交換文化是必要的事，陶氏最初對於交換文化似抱懷疑，最後好像已了解我的意見。

最後，我們談起歐洲戰爭將予中日關係以如何的影響，陶氏說：「因歐洲戰爭而受打擊最大者，厥爲蔣氏。他依賴英美，到了英美不能依賴時，於是祇有專依靠蘇聯。這樣，共產黨的壓力就更加增大，重慶就祇好向着共產化的方向走。」

同日午後七時，我在汪兆銘氏的門前下車。由愚園路的大道向右轉，在轉灣又轉灣的地方，有鐵門緊閉着。這裏是中國國民黨的大本營，同時是和平反共的中心，汪兆銘先生之別寓。

當汽車一停下來，該秘密之家的秘密之門，靜靜的向左右開了。在路傍的六七個青年，用着整齊的姿勢，好像在陣中迎接敵方的軍使一樣，警戒着，威容整齊，迎接這從日本來的最初的訪問者。我與同道來的大使館清水秘書，一同在警戒羣中通過之後，立在戒嚴令下的內門口。與大門內的嚴重氣象一比較，內門是充滿着和平氣象啊！

幾個青年親切的點首相迎。這個一句中國話也不懂的日本訪問者，於是向左右回禮，在靜默中踏進了門。

進了門，就立刻到會客廳。身長近六尺的，白哲的此家主人，巍然伸出了巨大的手來歡迎他的嘉賓，我們堅固地握了手。

「請到這裏來吧！」主人好像是這樣說着，同時引導我進入了裏面的一間。這是好像水晶室那樣光明的一間，我面向着主人坐了。看來他無論如何不像五十多歲，差不多只有四十歲左右的樣子。我和此家主人是第二次會晤。一九三〇年國民黨擴大會議在北平開會的時候，我和他第一次見面，至今九年了。當時汪兆銘氏到北平做反蔣的總帥，而今日的汪氏，仍是反蔣的總帥，在我覺得真是不可思議的遭遇。

「本年一月起，你所寫的文章，全部讀過了，和你會面，衷心是非

常感幸的。」

汪先生非常會說話，他又說：「關於中日關係你的意見，我深抱同感，你的意見使我認識更清楚，同時增加了我的勇氣。」

我先從北平會面時談起，然後披瀝我的敬意，我表示：我被汪先生的人格和思想所感動，特別是他這次冒了絕大的危險，毅然站在和平運動的陣頭上，這為中日兩國着想，都該是感謝的。

「你在日本評論所發表的與中國智識界書，我已讀過了，中國方面有無給你回答呢？」

「好像沒有。」

「那麼我來鄭重回覆你吧，我自己對於你的思想，至抱同感，可是中國的智識界却對貴國疑惑，並且恐怕。這種感情，在我們的運動上，是最要重視的。例如東亞協同體的理論，我固然是可以諒解，可是有着痛苦經驗的中國人，却認為那是征服者的理想。」

「貴國的立場以及由這種立場而發生的貴國人的心理，我們都非常瞭解。今朝和陶希聖先生亦談過此事。此點我要充分傳給日本的有識者，我們都希望貴國人們心中真正的心境的。」我這樣說。

「我自己是早已感到和平的必要了的。」汪先生接着說：「我的老朋友們，對於和平，雖也都抱同感，但是，率直的說，都担心着我會不會受日本的騙，而對我忠告。這是中國人真正的心理狀態。」

「這點我也明瞭，日本不可不自我批判，我時常說：凡不能自我批判的國民決非偉大的國民。」

「我想讀你的論文，以透澈了解你的意見。只有相互了解，國民和國民的永久結合，方能成功。」

「日本也自己反省，貴國也自己反省，然後新的東洋纔能出現。我想我們一定要把新的東洋歷史，在我們的手中寫出，同時應有以此作為新的世界史的覺悟。」

「甚抱同感，我自己信任貴國，近衛聲明使我決意，而我訪問東京，與貴國重要人物會面後，我的決意更是堅強了。遺憾的是：中國人還

沒有到信任貴國的地步，很多人以為近衛聲明，僅是誘惑者的甘言。」

「關於此點，將我的意見正直的說出來，我於是說明日本的現狀，及其政治的中心，然後我說：「在日本，不完全依照文字的意義去解釋近衛聲明的人不是沒有，這是很可遺憾的。即我自己，老實說，也懷抱着若干的疑懼，在一國國民之中，對其政治中樞抱有懷疑的地方，實是遺囑之事。可是，我最近曾和日本政治中樞的許多人會面，得到了確信，軍部的中堅，真使我們感動，他們都十分認真的，新的理想推動着這般人，而決定日本新的方向。」

「我也相信的。可是要使一般中國人相信，是非常困難的事。我們無論如何要和這困難鬥爭，而克服此困難之最必要者，厥為貴國以實踐來證明近衛聲明。」

「我們也這樣希望，對於近衛聲明，雖尚有若干俗論，但推動日本的，及現在正在推動着的，則是向着新的理想的熱情，這是可以斷言的。我們良心上現正宣誓着，以為能够斷言日本向着正義的一方向走，這是幸福的。」

「你的話甚使我感動」可是，汪先生於是說了二三點現實的問題，「我們的運動，在貴國的佔領地域內，在貴國軍隊的所在下行着。但中國之所求者，第一即為完成自由的民族。如此一看，這二個矛盾的事實，甚使我們為難。我們不能不解決這個矛盾。貴國和中國，不僅應持有共同的目的，且非隨着時局的進展，一致實行不可。我切望日本國民充分諒解我這苦衷。」

汪先生的話漸漸昂揚，先生溫和的面孔也漸漸緊張，論調像火一樣的光明和熱烈。「唯其理解貴國的立場，方可說明近衛聲明以後的日本的態度和政策，但同時，這次的和平不可僅當作一時的事變解決，這次的和平，一度和平之後，必須成爲永久不衝突的，永久的和平。」

「所謂應該成爲永久的一點，固然是同感的，可是飢餓者不能不先給他食物，對瀕於滅亡的中國，最重要的就是必與以獨立，還是中國人共通的希望。在這個基礎上，外交也可共同進行，不僅僅定一個共同目

標，一切政策都可共同實施。經濟上，在可能範圍內也可以合作。但那萬不能如英國與印度那樣，立於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中國人恐怕這一點，以為戰爭尚能保存一部份的地域，而一和平則將全部喪失。中國人懷疑着日本不是要使全東洋變成爲日本的一國嗎。

時間已至八時，八時起有一個晚餐會，是爲我而設的。客人都集攏了。一晚餐會後，我們再談吧。汪先生這樣說着，把我導入了別室。那裏已有五六人在，汪先生一一爲我介紹，然後用着回憶的姿態說：「寇伙先生會和胡適君論戰過的，信札亦會交換，現在有沒有胡君的消息呢？」胡適現在是駐美大使，我們講着關於胡適的事情，到了桌子邊。

我和汪兆銘對面坐着，汪氏之左，是南華日報的主筆，國民黨的宣傳部副部長，曾爲支持汪兆銘而在香港被蔣派的刺客所傷的林柏生，雖然年輕，却是個充滿着朝氣的青年。其傍是北京大學教授國民黨理論家陶希聖。再旁邊是褚民誼，此君是國民黨的元老，是監察委員，教育家，會打太極拳的中國柔道大家，如日本的嘉納治五郎那樣，年雖已六十六左右，却非常有精神，現在是國民黨的祕書長，汪先生的右面是叫做董先生的一位青年，是國民政府外交部的第一科長，其傍是國民黨的名士李聖五，再傍是組織部長梅思平，我的右邊，是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周化人，現在是組織部副部長，左面是清水祕書，周佛海氏沒有同席，誠可遺憾，可是國民黨的幹部是集中的了，都親熱地歡迎着這由日本來的訪問者。都有着一種好像老友一樣的表情。當第一樣菜上來的時候，汪先生問我說覺得中國菜如何？「我想是美味的。我在倫敦和紐約時，都專吃中國菜，可是吃的方法却還不懂。」我回答着；大家都笑了。我正

在抓菜的時候，座旁的周副部長給我取來了，「謝謝。」

「在這席上，未見周佛海先生，頗爲悵，會仲鳴先生的不在，深爲遺憾。」我這樣一說，大家頓趨沉默，汪先生的顏色也暗澹了，似乎是想起了在河內的客舍，代替了汪兆銘而被刺客之手的友，似乎是想起了八月二十二日被害於重慶派的刺客之手的盟友沈次高，悲壯之氣充溢着。

一諸君的運動有着非常的困難，唯有賭着生死，這運動才能結實。諸君以此覺悟，首先爲建設新中國，並爲建設新東亞，故投袂而起，我是鄰國的友人，深爲感激。」

我的話說完後，汪先生和大家都在無言中點着頭。在沉默之中表現着堅固的決意。是眞的情熱啊！眞的情熱超越國境，這種真情不久就要搖盪全中國吧！我對着褚民誼說：「褚先生，你在國民黨中最初即有關係的吧？」

「是的。」褚先生回答着。

「國民黨成立的當時，亦是賭生死的事吧？」我繼續說。

「和現在同樣。」褚先生回答着。

「僅有眞實，方可創造新的歷史。」我再繼續着說，「同時我還有一個希望，即在國民黨誕生的當時，諸君祇要考慮着中國的事情便可，可是現在我希望你們考慮着全東亞的事情。在這點，國民黨不能不從新的地盤出發。」

褚祕書長在無言中表着同情，汪先生回答說是非常同情。然後又談着東亞協同體，陶希聖氏表示着與午前同樣的見解，他說這在中國人是很難了解的。

然後我們開始討論。汪，陶二氏，由中國的立場發揮意見。「例如有錢的人是不能了解貧人的心的」，汪先生說，「中國現在所求者，就是要挽救瀕於滅亡的國家，這是中國人最大的希望，這希望充滿着中國人的腦海，等這個希望滿足之後，才可談第二個問題。」

「中國共產黨的失敗，是最好的實例。共產黨談着階級鬥爭，但中國人所求者乃爲民族之獨立，共產黨因此便失敗了，這個教訓不能不學，希望貴國能充分的明白中國的這個事情。」

「此點十分明白，日本非理解貴國不可，唯有理解，友情纔能發生，且能永續。可是。」我回答着：「同時，貴國理解日本的立場，亦是同樣的重要的，日本方面亦有着種種困難的事情。」

「貴國的立場，我們是充分諒解的。最近的宣言，亦會將該事表現

出來。「汪先生回答着。

「爲了貴國和日本之關係的再建，」我繼續着說，「不能不考慮這東方二大國民共通的理想，目標，和原則，日本在東亞協同體理論中間，已發見這共同的原則了。」

「協同體理論的真意何在，我已明白，但中國用大亞洲主義的名詞，較爲妥便，內容是相同的。貴國協同體的名詞，中國則用大亞洲主義的名詞，以表現協同體的內容。」汪先生如此說着。

「我們並非固執着名詞，」我繼續着說，「貴國應取貴國之名，此乃政治的要訣，可是兩國，應該有着共同的理想，使之理論化，并應根據着這理想而予以指導。」

「是的，」汪先生說，「結果，即成爲責任之分擔問題，貴國和中國，分擔此東亞的責任，因此中國便不能不取得這個成爲分擔者的資格。唯有獨立的國家方可講責任。而中國人最擔憂者，即爲這獨立一點。希望貴國的有識者能充分理解這一點，我們的運動能够成功與否，即繫於這一問題。」

「我在這裏講了許多透澈的話，并反覆詳述日本態度的真偽，純粹和堅強的決意。」諸君或尚有恐怕日本的某一種力者，我可作真實的告白：我們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批判者，可是現在，和當局的人們完全是一致的，在這個意味，我們團結了國內的和平。請信任我們的當局者！新的日本已產生了，日本非日本的日本，已開始在亞洲的基礎上考慮了。我們正考慮着亞洲的解放是日本的責任。帝國主義或者還存在日本的一隅，但在日本的中樞已完全被清算了。這是新的日本，在此新的基礎上面，東亞協同體的理論是出發了。我們爲了這新的日本而鬥爭着，希望你們也將這點對中國人說明。根據這個意味，我希望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能有新的解釋，我希望貴國的民族主義，站在偉大的全亞洲地平線上重新加以解釋。」

關於協同體的論戰終了以後，開始講着一些有趣的話。

「汪先生的長處，我已認識清楚，」我笑着說：「希望聽一點關於

先生的弱點。」

汪先生微笑着回答我，「我的弱點，人們都說是沒有軍隊。（按，這一段口氣，是汪先生慨嘆自己不是武人，沒有武力，至於措詞，滿含着滑稽意義。）在廣東時，創造在廣東的反蔣政權時，有人提議與蔣介石合作的話。（按，此是二十年十月寧粵會議在上海舉行時候的事。這時候，胡先生與汪先生都在上海。）那時，胡漢民先生和我的意見是不同的。胡先生說不能到南京去，偷到南京去，就變成了軍閥的俘虜。我說：爲了救國！才做軍閥的俘虜也是不得已的。我說了就到南京去，做了軍閥的俘虜啊。」

以後又講着關於蔣介石的事，「我與蔣先生幾次講了和平的事情，蔣先生可以打動我心頭的話，只有一句，他說：戰爭雖是困難，可是和平更是困難。」

「你以爲是困難，所以不去做，這樣子，你講抗戰！不過是避難就易而已。我這樣一說，蔣先生無話可對，而且心裏大怒起來了。」

於是汪先生又講了些關於蔣介石心境的話，「蔣介石已不能和共產黨斷絕，他認爲他即不能在重慶，但繼續抗戰對於他自己是有利的。他不考慮着國家，而考慮着自己的立場，在這一點上，他已喪失了做中國指導者的資格。」

汪先生再講到關於中國軍隊的事。中央軍決非蔣介石個人的軍隊；共產黨的宣傳無論其如何的起勁，同時，反共思想却在橫溢着。關於這些，汪先生說：「我們的同志中，有了馮國璋先生，他本來和蔣介石曾有密切關係，和我們却全無關係，而且是在反對的陣營中的，可是在和平反共的一點上，我們握了手。」

「在軍隊中間，」汪先生接着說：「我們的共鳴者正在逐漸的增加着，當然，我們並不希望中國軍隊分裂，相互殺戮，但和平反共的大原則，却是中國大部份的軍隊所希望的。時機是一天天的成熟了。」

「至於共產黨，」此反共的政治家說：「到處都爲人恐怕，大家都知道了共產黨可怖的地方。共產黨無祖國，彼等今日喊着抗日戰爭，但

如在共產黨的指導之下，則中國即雖戰勝亦亡，戰敗固不必說，而我們和平反共之旗，即在這裏樹立起來。」

「我們的運動，」汪先生像滿載着自信說：「有非常困難的問題橫在前面，獲得民心固非易事。甚至我的舊友，也有很多人來忠告我，但和平反共，就是中國的輿論啊！和平，不能不在貴國與中國平等的立場上結合，只有在平等的立場上，才能成立真的和平。貴國是戰勝者，中國是戰敗者，但爲了中日兩國之永遠的結合，希望有着『等的立場的和平。』」

「中國人所恐怖的，」汪先生最後說着：「是會不會因和平而喪失了國家。爲了要除去這恐怖，非得到貴國的諒解不可。我自己對貴國的立場非常理解。中國若無貴國的諒解，便不能復興。此次事變，不論在貴國，在中國，都是不幸的，但此次事變之後，中日兩國若能成立真的諒解，則事變之犧牲決不是無意味的。請將我們的意思告訴給貴國有識者，我們的運動，正走着勝利之道，我們是必定勝利的。」

我們的話滔滔不盡，汪先生總是很快樂的講着，我還有許多要說的話，和要聽的話，可是時間已至十時了，已講了三時半的話了。

我立了起來，大家都立了起來，「最近我希望再能見面，爲了慶祝諸位的運動成功，」我這樣說着伸出了手。「務請再度駕臨，盼望能在南京再會。」汪先生的話結束了全部的談話，汪先生送到石階的下面，鐵門關上，街是眠在靜寂中。

汪兆銘氏今年已五十六歲，已做了三十年的中國的指導者。但仍然有着青年那樣的激烈，有着政治家的現實性，和燃燒着思想家的理想，爲了新的運動，燃起了青年的熱情，他的話，既極巧妙，同時又充滿着力量，中國的希望，繫存於汪先生，決不是偶然的。

汪先生們的國民黨再建運動，開始還沒有多久。七月十日汪兆銘的廣播演說，及同日中華日報的復刊，是這運動的表面化。中華日報的銷路，反映出這運動的消長，正同寒暑表一樣，我們以此可測知氣候的寒熱。該報復刊後在未滿二個月間，其發行部數字逐天增加，到了九月已

超過三萬份了。三萬之數和日本的大報紙比較，雖然還比不上，但中國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那樣有着歷史的大報紙，實際亦不過三萬左右，由此可以曉得中華日報的成功了；同時知識階級對於汪氏的運動，有着如何的興味，由此也可窺知。新的雜誌也相繼發刊，已出版者有「三民週刊」「更生」「自由評論」「時代文選」「抗議」等，還有一種叫「新生命」，規模宏大，是黨的代表刊物，最近即將復刊。

至於理論家，以汪兆銘主席爲首，陶希聖和周佛海爲雙璧，國民黨的評論陣即此已足壓倒重慶方面。在此三人的周圍，還有新進的人們，發揮縱橫的文才，憑着言論也可以征服國民黨的全陣營的。

周佛海，本來是國民黨的宣傳部長，他是中國著名的大評論家。同時是實際家。他在理論與實踐的兩面，進行着如火一棧的活動。梅思平本是南京政府時代的模範縣縣長，其政績可作全國的模範，而其人格的高超亦爲全國人所周知，此次汪氏運動之進行，他是擔任了最重要任務的人。李聖五本是中國第一流雜誌「東方雜誌」的主筆。此外樞民說秘書長本是國民政府的秘書長。丁默都是一個實行家，自南京政府至重慶政府，他的手腕都爲世人所知道的。這樣看來，雖不能說人材已十分充實但亦決不能說是貧乏的陣營。又在重慶陣營中，暗中響應者也極多，前任鐵道部長陳公博亦爲此派的一人，更有許多青年以汪氏爲中心而參加此陣營，燃着中國更生的新理想。我們可以說，人心已急速的歸向汪兆銘了。蔣介石已成共產黨的俘虜，除了汪兆銘外更無人能指導國民黨了。汪氏每日受着三十人左右的訪問，此等人不斷的流入他的陣營。

此問題，不待說，還有若干困難。如和平實現的問題，如軍隊的問題，如財政問題，如通貨的問題等等皆是。行將產生的新中央政權，還有如此許多的難關存在，但在這運動，其最大的問題，是和日本的關係。因此他們受着漢奸的污名，冒着暗殺的危險，他們自己現在不能挺身立於民衆之前。若不將此種關係加以調整，他們的運動或許會埋沒於黑暗之中。故非挽救此種危險不可。欲救此種危險，只有一條路，這便是日本將近聲明承認其文字實行，對於中國的獨立和自由，應嚴肅的守着聲明的義務。換句話說，即是日本應排除俗論，不計較於局部的利害，自國家的全局立場上所決定的方向，向着崇高的理想和目標，勇往邁進。我現在上海這種感覺特別深刻。

(完)

封鎖日本計劃的失敗

D. Pearson-R. Allen

這一篇是替美國的立場來維護的。大意是說美國有封鎖日本的決心，但是因為英國不能合作，遂致失敗。在中國方面，是希望美國替中國撐腰的，所以也常常在這樣想，其實這是錯誤的。美國如果具有決心的話，因為英國不能合作，封鎖日本也許不能實現，但是美國儘可不把飛機汽油及一切原料供給日本，然而事實如何？我們閱讀本文時，必須有一個澈底的見解，即希望歐美任何國家，是決不會援華制日的，這還是就能保持中立地位而言，如果對於東亞是不準備中立的，它只有趁機來瓜分中國。

編者

吾人欲研究美國當前之遠東政策，必須回溯至一九三七年夏間中日戰事初起之時，蓋其對美國務卿赫爾，曾與英人作極重要之秘密談判，談判之內容，雖不公布，但其梗概，可得而言之，英人深懼日本戰勝中國之後，原料來源不生問題，將成爲世界最大之工業國家，而英國之棉紗紡織業，與美國之棉花，俱將受其影響，而無傾銷之市場。

赫爾深然英人之說，且以爲希特勒與葛索里尼，攜手擴張，正宜予以警戒，但以美國不能與英國在歐洲合作以示警戒，而遠東則美國利益較大，正可予該處侵略國家以教訓。

於是英美海軍當局，商討一長距離之對日封鎖，蓋日本爲一羣羣島，而其原料則全係來自世界各地也。

英美海軍駐守於巴拿馬與新加坡，更得蘇俄之合作，則三月之內，日本必將困死。

先是英人猶豫未決，恐歐局發生變化，其後則允發戰艦四艘，巡洋艦十二艘，及潛艇二十艘，時葛索里尼已與德日有密切之聯絡，風聞英美海軍之聯合行動，即在地中海中，行使其「海盜」政策。

英人深恐其商船遭受海盜之禍，於是停止其駛向新加坡之艦隊，此乃一九三七年八月間事也。

此等英美合作之主動人，乃係赫爾，其欲予日本以教訓之心，較羅斯福總統爲更切，羅斯福深恐美國民意之反響，故於其著名之芝加哥演說中，說明美國有與他國聯合一起以抵制侵略國之可能性，以作民意反響之測驗。

赫爾國務卿，反而稍形氣餒，其外交政策，可於其顧問之記錄中窺見一斑。

赫氏稱，「總統與余，均信世界各種權國之政策，結束必將牽涉吾國，而予吾人以麻煩，余已從事於逐漸使吾國民衆認識美國對歐亞兩洲之關係，但行之極慢，不欲民衆驚詫，而使民衆逐步受此教育，曉諭其完全「孤立」，勢不可能，總統亦曾發表此意，但總統有時行之過急，故其芝加哥演說，震驚民衆，但結果吾人必須實認吾人不能孤立。」

英美對日封鎖之第二步工作，則爲勃魯塞爾會議，但以羅斯福之加哥演說之後，赫爾態度反形軟化，遂爲會議毫無結果。

一九三七年夏間，赫爾極力慫恿英國，而英人猶豫不決，勃魯塞爾會議之時，則英國態度爲堅，外交部長艾登，曾示美國首席代表諾門代維斯以英國擬在太平洋中行使封鎖之艦隊陣圖，但以赫爾之反對，而未實行。

自是以後，赫爾所發表言論，雖與前時無異，但需要實施其理論之時，輒加猶豫，當日人有意炸毀美軍艦「伯南號」時，李海上將上條陳於羅斯福如下：

「余可於十日內，調艦隊出動，諸事齊備，任何軍事行動，無此簡單，吾人可於新加坡巴拿馬分佈艦隊，英人已充調撥十六艘，蘇俄在海參威有潛艇五十艘，可以威脅日本在長崎上海間之交通線，余可保證，我軍決不致損失二艦以上。」

蘇德聯盟之剖視

Walter Duranty

近代歷史上最驚人之發展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締結之後，有一問題焉，即赤色革命與褐色革命，是否可以融合，蓋此條約為兩個絕對相反之領袖與政府所締結，古來成語雖有兩極端相遇之說，但不能適用於此，願蘇俄與德國根本雖屬不同，而亦有其相同之點。

吾人試先探討其狄克推多希特勒與史太林之個性與地位，世人頗有斥希史二人為一對流氓聯合而與誠懇君子作對不作深論者，其實誤矣，蓋彼二人關係世界大局既如是之切，而歐洲政治之競技，並非希史二人所發明，固由來已久，而非簡單之技術。

希特勒與史太林間，有一最大不同點。希特勒係自己所造就而一手打出天下者，史太林則為列寧之信徒承襲自有者，希氏之國社黨為其手創，及黨既成功，而彼之地位以奠定，乃至於現時為國社黨之領袖與靈魂，蓋莫非自平地着手而造成者，史太林則承襲列寧之遺產，但亦有其掣肘為希特勒所無者，史太林為一機會家，正與希特勒或其他領袖相同，但其環境使史氏逐漸施展其機會，彼緩步高攀，謹慎穩健，而希特勒則向目標直衝。

即使彼二人易地以處，或亦將因其個性之不同而有同樣之行動，史

但赫爾語其顧問曰，「吾人最好等候下次再有事件發生時行之。」但在次年夏間，赫爾又憂慮美兵艦「呂宋號」之停泊於揚子，而飭李海上將將此艦他調，蓋恐「伯南」事件之重見也。

在現時遠東之情勢下，赫爾國務卿，儘可暫勿憂慮，日本不致製造對付美國之事件，在津美人，或可以掌摑日本憲兵之面，而不受責罰，蓋日本在未排英人勢力之前，對美政策，極為溫和，英人被擯之後，或將輪及美人矣。

太林特長之品質堅忍不撓，此等品質，本亦不足為奇，但史氏有之，而能及時應用，希特勒暴躁易怒，最記仇恨，而不肯放鬆仇敵，一九二四年一月列寧逝世至一九三四年秋間十年之中，國內黨爭磨擦不斷，而史太林俱處以寬大，雖其後不免清算流血，而反對黨派，悔過寬容，不止一次，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史氏親信紀洛夫之被害，於是史氏決意以血清算。

自是之後，兩氏所走之路漸相接近，史太林清黨之後，權力之大，幾至無限，而為蘇俄黨之唯一領袖，但史氏仍有其掣肘之處為希特勒所無者，蓋希氏為上帝之大預言者，彼所行之政策有所變更時，得委之於神權之指示，而為其黨徒所信仰，其現有之地位，固亦由清黨而造成，其清黨之慘酷，極堪嘆惜，苟非希氏之不流血而擴充版圖，早已引起國內之叛亂矣。

史太林之清黨，並未有擴充領域之報酬，四年清黨之結果，反有阻礙其自內擴充自內建設之程序，去夏史氏已深覺生產之落後，故於秋間停止清黨工作，至今春蘇聯內部機構，重復其活躍之形態。

希氏既為上帝之大預言者，故其所居遠隔人民，除親信數人相處外

，他人不輕易見之。史太林共產黨祕書長，對於民間種切，知之最詳，彼深悉俄人爲個人主義，雖能順從在上之意旨，但亦不能驅之過甚，求之太速。

但與德國締結不侵犯條約，史氏當無困難之處，無論赤俄白俄，均以英人爲仇敵，而德人爲朋友，赤俄對於歐戰時與德作戰之記憶，已爲三種事實所消滅，其一，因有歐戰之發生，而致共產革命於成功，其二，英法干涉蘇俄革命之時，多方阻撓其成功，其三，自一九二二年拉派虛條約簽訂之後，蘇俄與德國共同承認爲凡爾塞和約之被欺者，抑尤有進者，蘇俄政策之核心，乃爲建設整個的蘇俄聯邦。

作者不能不疑蘇德條約之締結，爲早已預備者，蘇俄寧與德國爲友，而不願與英法波聯盟，固其素性，但希氏除與蘇俄訂立商約之外，並無任何舉動，直至八月間，英法波諸民治邦欲組封鎖陣線，於是始出其不意，與蘇簽訂不侵犯條約。

在德國方面言之，真誠合作，自屬易事，德人現正從事於獲得指揮全世界之權，但將何以處蘇俄，俄人不亦將爲赤色國際爭地盤乎，此爲

投稿簡章

- 一、凡有關於當前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國際各問題之研究，如有專著，概所歡迎，譯文不收，短篇文藝作品在八千字以下者，亦所歡迎，創作或譯者皆可。
- 二、稿件不限文言或語體，惟請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如附有圖表，務請用黑墨清晰繪寫。
- 三、投寄之稿，本刊有增刪權，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預先聲明。

新世紀 第九期

德國勝利假定說所未想及者，蘇俄其將共享德人之榮耀乎，抑有其攤派之部分乎。

國社主義之基本信條，爲德國民族之卓越，故德人理應統治任何民族，此乃變相的封建時代貴族主義，亦即權力生而有之也，共產主義則完全相反，人類均屬平等，而統治者必須其功德足以當之。

此兩種主義之最高領袖，各以其獨特之方式，而達到其至高無上之權威，俱可對其屬下稱說，我即是國，我所言所行，爾等必須信仰聽從，希特勒或竟如此想如此說，但史太林現實之頭腦，或不致如此瘋狂也。

國社主義初創之時，乃欲以力搶救將近崩潰之資本主義，其後逐漸變成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初與現時蘇俄之制度無甚差異，總之，德國之資本主義，已逐漸爲國家所吞併，而國家有權力使用國內之金融商業實業各種機構，蘇俄之資本主義，早爲共產革命所搗毀，於是蘇聯政府不得不將各種機構，一一從頭建設。

即此平行趨向，已足使兩大推克推多有其極大之合作可能性。

- 四、來稿既經登載後，其著作權，即爲本刊所有。
- 五、來稿一經登載後，酌贈薄酬，每千字五元至十元。
- 六、來稿用何別號發表，悉聽投稿者自便，惟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地址，以憑通訊。
- 七、來稿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亦不退還，如寄稿時附有回資者，不發表時，得將原稿寄還。
- 八、來稿請寄上海郵局信箱一三八二號，新世紀雜誌社收。

一九

文

藝

高等學堂

沙羅姆·阿萊契姆著
張毅譯

這一篇文藝是記述一個流落在俄國的猶太人，爲使他的兒子進高等學堂，不惜以金錢向校方行賄，並且說了多少的好話，可是結果仍然失望，後來，不得已打算把他的兒子送到波蘭去讀書，但照波蘭學校的規定，一個猶太人若欲進波蘭的學校，必須和一個非猶太人一同入學，這非猶太人考試及格並代他繳納學費後，才得進學校讀書，好容易才找到一個非猶太人的孩子一同入學，但是孩子的母親因不能離開他的兒子，於是只好拋棄了俄國的生意，東西都半價賣掉，相繼跑到波蘭去住，在波蘭又遇到了騙子，使他幾乎變成乞丐，同時他的兒子不久也因罷課而離開了學校。我們看了這失去了祖國，淪落異國的可憐的遭遇，很可以此作爲一個借鏡而有所警惕！

——編者——

在冬天，一個長着幾根紅中帶灰山羊鬍的中年猶太人，他的鼻貓皮大衣，有好幾處給蟲蛀壞了。他和著者閒談起來。他的一席話是這樣的：「最惡毒的敵人」，他說：「給你的損害，怎樣也趕不上你自己，特別是一個女人，我意思是說，一個妻子，再罵了進來，你以爲我是在說誰呢？當然是我自己。」

就把你現在看到的我舉例：我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沒有呢？完全沒有，祇是一個普通人而已，我臉上也沒有有錢沒錢的標記，也沒有滿身債務的標記，或許我以前曾經有過錢，而且是不祇有錢，我有一筆收入，我是被人尊敬的，我的生活是樸實的，我不像那許多胸懷大志的人，我也不像別人那麼四處亂衝，故意造成很大的嘈雜來。

不！我有我的主張：還是謹慎和安靜好，我謹慎地安靜地做我的生意，有幾次我謹慎地安靜地破產了。我和商家清理了賬目，然後再是謹慎地安靜地另起爐灶。

不過，這個世界上到底有個上帝的，……他賜給我一個妻子，她不在這兒，所以我們滿可以隨便談一下了，一個妻子像所有的妻子一樣，真的，並不怎樣難看，事實上，她是一個身材很好看的女人，依照普通妻子的標準，她算得上漂亮，你可以說是一個美人兒，而且完全不是一個什麼傻瓜——乖巧，她能够像男人一樣的辯駁！

不過這就是糟在這兒，讓我告訴你，要是你的太太像男子一樣，便沒什麼好處！她比我聰明一千倍，好，我全不管，無論如何上帝是先造亞當，再造夏娃的。告訴她這點就儘够了！

「上帝先造你，再造我們」，她說，「那是他的事，可是他使你連我的小手指都不如，却不是我的過錯。」

「我可以問，你提起了這個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現在提起這個，因爲我得擔當各樣事情的衝擊，還有，我們的孩子，又必須進高等學堂，這也是我的煩惱，」她說：

「什麼書寫明，孩子必須進高等學堂嗎？你想我會反對他在家里自修嗎？」我說：

「我告訴你多少次了，」她回答，「我是不喜歡違背時尚的，你不曉得，現在誰都是把孩子送到學校裏去讀書嗎？」

「好，我要說的是，」我說，「誰都是發瘋了！」

「哼！」她說，「就是你一個人不瘋，是不是？要是別人也像你這樣，我倒要可憐他們了！」

「嘿，」她說，「如果我的敵人，和我朋友的敵人，在他們的袋子裏，箱籠裏，廁所裏，藏了像裝在你腦袋裏一樣的思想，我可並不妬羨他們。」

「我也並不妬羨一個給女人好評了的男子，」我說：

「我也是這樣，」她反駁，「我並不妬羨那種女人，她的男人連一個女人都可以批評了的：」

「這就是你和妻子爭辯的結果！你告訴她這個，她却回答你那個，你說了一個字，她便給你一長篇的爭辯，祇有不睬她！她開始叫喊，或是就暈過去了，然後是，讓我告訴你，你就不能脫身了，一句話，還是她佔了上風，——因為騙你自己有什麼用呢？——如果她想要什麼東西，她一定會得到的。」

「唔，高等學校的事，就是這樣開始的，看來祇有讓孩子進初等預備學堂了，「初等預備班」——真的，這幾個字聽來是多麼重要啊！不過，隨便那一個希伯萊宗教學校的猶太孩子，即使是第一班的，都可以使初等學堂的小子，一敗塗地的，不要說像我那樣的孩子了！這樣的好孩子，你就是找遍了全國，都不會找到第二個。當然，我是他的父親，或許是懷了偏見，可是這孩子真是那麼伶俐，你簡直不會相信。」

好，簡單的說，這孩子經過了考試——落第了，你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們給他的算術一個「丁」，他們說：他不會計算，換句話說，他的數學程度太差了，你怎樣說？國內就沒有比我的孩子更伶俐些的，可是他們對我儘談着數學！一句話，他是失敗了！

當然我很煩惱：不攷倒也罷了，如果考了就得考取，可是我到底是一個男人，而不是女人，於是我決定了：滾它們的蛋罷！我們猶太人就是老該碰上倒霉運氣的，可是教她瞭解這點！啊，這高等學堂的怪想頭，一旦鑽進了她的腦子，你就沒有法子將它趕開！

「看菩薩面上，」我對她說：「你能告訴我，你為什麼會有這高等學校的鬼想頭嗎？想避兵役嗎？謝天，他是我的獨子，輪不到他服兵役的。你想給他成人時候，選定一種生活嗎？可是我知道，他為什麼不能像我自己一般的，做一個店東，或是像所有的猶太人，做一個商人呢？如果他的命運註定將來是個富翁或是銀行家，這件事就並不這樣使我煩惱！」

可是你告訴她這件事，她老是回答你那件，你告訴她的話，就像澆在鴨背上的水！

「或者不給他進初等預備班倒要好些，」她說：

「為什麼要好些？」

「因為，」她簡略的說：「這樣他便可以直進高等預備班了。」就進高等預備班也好，我不管，彷彿全國裏缺了他便不成似的！可是你以為爲結果怎樣呢？他再去考試，再是一個「丁」。

更多的麻煩：他的拼字不正確。你看，他寫得很好，可是有個虛詞「尚」，每次都害了他。我不是說他沒有寫，他寫下了，可是放錯了地方。

彷彿有了不得了的關係似的！我的兒子如果不將「尚」字，放在適當的地方，我便不能到羅茲或是波爾太凡的市場上去了！

可是到她曉得了一切消息以後，當然她是老大不安的，於是她開始跑東跑西了，她到校長那兒去，用一切菩薩的名字起誓。這個孩子什麼都懂得，而且是十分懂得的，所以必須給他再考一次，當然，他們不睬她，他們給他一個「丁」，就是一個「丁」，「丁」下去就是零分了，如果他們覺得是這樣，你有什麼辦法呢？

「可是我的太太，一想起孩子已經落第了兩次，她簡直變瘋了！」

「好」，我說：「我們怎麼辦呢？我們跑去跳水嗎？一些都不，我敢說：我們猶太人對一切壞運氣，都是坦然處之的。」

不過，當然她暴跳如雷，像所有女人一般的怒罵起來了。

這是本題以外的事，我們不去談它，至於我，我祇是可憐這個孩子，沒有旁的。我真代他傷心，真的，這對我的孩子是難堪的，所有的孩子，都可以穿上有閃亮銀鈕子的校服到處亂跑，就是他沒有這種鈕子。

「你是一個小傻瓜，」我告訴他，「你以為每個人都能進學校去嗎？有幾個人是必須留在家裏的。」可是我的妻子聽到了我這樣說：她勃然大怒起來，立刻對我攻擊。

「看他怎樣一下子好心腸起來啊！誰教你用這樣伶俐的話說，來安慰孩子的？你最好去給他找個好家庭教師來，一個俄國人，來教他俄國文法！」

你以為怎樣？換句話說，就是請了兩個家庭教師了，我想兩個還是不夠罷，好，不管這樣或那樣，當然她有她的辦法，而不是我，因為——爲什麼要騙自己呢？——要是她想什麼東西，她准會到手的。

一句話，我們又請了另一個教師，這一次是一個俄國人，而不是猶太人了。啊，是一個真正善意的俄國人，因為和高等學堂一年級文法必修科比較起來，算來是香甜多了，我能够告訴你的文法裏那個「尙」字，不是什麼開玩笑的事。

真的，上帝賞賜給我們的，是怎樣一個教師啊！我現在連提起他，都覺得羞恥，他將我們的生活，弄得愁苦不堪，他對待我們，就像對待垃圾一樣，他當面嘲笑我們，譬如，這個流氓便偏偏揀「大蒜」這個字，來作文法練習：大蒜的，給大蒜，被大蒜！他真是活見鬼！要不是爲了我妻子的緣故，我真要揪住他的領子，把他和該咒詛的文法，一起擲到街心去！

可是她忍受一切，祇要孩子是在學習，怎樣安放「尙」字的時候，

她什麼都能忍耐。那個冬天，他們是怎樣磨難着這個孩子啊！你曉得，下次的考試時間，要直到五月才舉行的。

七個星期以後，他去受了入學考試，這次回來不再是「丁」，而是一個「甲」與一個「乙」了。

「那時是多麼歡天喜地啊！誰都跑來慶祝我們，那時我就想，你們暫且慢些來祝賀罷，我們非到八月，是不會知道他准不准入學的。」

我真想曉得，爲什麼要等到八月真？你想知道嗎？跑去問他們啊！好，我們猶太人是會忍耐更壞的運氣的！

八月到底來了，我看到，我的妻子彷彿坐在針氈上，她像瘋癲了的到處亂跑！——從校長到視學員，再是從視學員到校長，我問她，「爲什麼你像瘋了的這樣亂跑啊？」

「我爲什麼到處亂跑，你這樣問到底算什麼意思？難道你還是一個外行嗎？近幾年來高等學堂的變遷，你還是什麼都不知道嗎？你還不知道，學堂裏猶太學生部份的事嗎？」

你以為怎樣，她竟不幸而言中了，他們到底沒有接受我們的孩子，你會問，爲什麼嗎？原因是他沒有兩樣都考「甲」等。

「如果你的兒子，兩樣都考甲等」，他們說：「便可以進來讀書了。」

你以為這「便可以」怎樣？當然，妻子拼命的掙扎，我簡直不想去聽她，不過我還是挺可憐我們的孩子，他躺在牀上，臉孔埋在枕頭裏，哀泣得就像心要碎裂一般。

一句話，我得另外請一個教師來，一個就是那間高等學堂畢業的學生，給孩子補習升二年級的功課。不過這次什麼都不不同了，因爲那是第二班啊，不是玩的。除掉文法與數學以外，你還得讀地理，拼音：等等，我們可以講知己話，還許多還全趕不上一個空蛋殼值錢，猶太傳統裏隨便那一頁，都比他們所有的學問高深，而且裏面還包涵了更多的意義，可是你有什麼辦法！猶太人是必須忍耐更壞的命運的！

裝着是功課帶來的無謂紛擾，清早起便是——功課，祈禱是趕快

說完了事，——於是又是功課，早餐趕快囫圇吞下，——功課，整天的功課！從早到晚，你可以聽見他在小房裏，重複的唸着：主格，目的格，加的，減的。整天都在你耳朵邊絮叨着！這個孩子變得不想吃飯，不想睡覺。

「孩子犯了什麼罪，你要這樣磨難他？」我問，「你全沒有一些憐憫心，這孩子會病倒的！」

「你竟說出這樣不吉利的話，你真要爛掉舌頭了，我的妻子回答。」

最後，那等待了很久的日子到了，他又去考試，這次回來，所有的科目都是一甲一等，那完全是在意料之中的，因為你能在國裏找出第二個那樣聰明的孩子來嗎？

好，你會想現在什麼事都是如意趁心的罷？可是當他們將錄取新生名單揭曉時，竟沒有我兒子的名字！

我的太太當然又噪起來了，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她很想知道，那是可恥的！這孩子不是門門考取「甲」等嗎？啊，是的，她要去給些顏色他們看看，告訴他們一些東西，你看罷！

好了，她去了，吵了，直到他們禁止她不准再打擾，——或是，我們講句體己話，他們將她轟出來了，結果是不堪設想。

「你是怎樣一種的父親啊！」她嚷，「如果你像旁人一樣是一個好爸爸，慈愛的爸爸，你得像旁人一樣，去和校長疏通，譬如請有勢力的朋友……」

「你以為怎樣？還是讓女人去胡鬧罷！」

「够了，」我說「我要記得送學費給猶太宗教學校，我有我的賬目，款項，單據，要我去清理，我已是忙得可以了，你想，我必須爲了你這個倒運的高等學堂而破產嗎？我已經够受的了！」

我到底是一個人，任何男子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我的脾氣完全發作了。……不過末了，當然還是佔了上風，因爲——爲什麼要騙你自己呢？——要是她想什麼，她准會弄到手的。

所以我開始去請求有勢力的朋友了，我忍受了許多侮辱與謙卑，我常常爲了感到羞恥而臉紅，因爲誰都是問我同樣的問題，而我又必須承認他們是說得很對的。

「你，雷勃·阿朗」，他們說，「是一個有錢的人，而你又祇有一個兒子，你着什麼迷，去幹那你不願幹的事？」你去告訴他們，上帝賜給你一個滿腦都是高等學堂的妻子罷！」

可是我也不是一个思想簡單的人；終算得到了上天的幫助，我找到一條路線，可以親自和校長傾談了，我跑到他的辦公處去，坐下來和他閒談，不用慌，如果我高興，我也是懂得怎樣和上流人談話的！我不用怎樣搜索枯腸的。

「有什麼地方可以效勞嗎？」他問我，給我一張椅子坐下，我開始輕輕地和他談話，幾乎是在耳語：

「校長先生，」我說，「我們並不富有，不過我們還有一些錢，和一個很好的孩子。這個好孩子想讀書。我也想他讀書，我的太太更是想他讀書。」

「唔，有什麼地方我可以效勞嗎？」他重新問我，我將椅子移得近些，再說一遍：「先生，我們並不富有，不過我們還有一些錢，和一個很好的孩子，這個好孩子想讀書，我也想他讀書，我的太太更是十分想他讀書。」

我加上了「十分」兩個字，使他悟會過來，可是他們怎麼會懂得那種微妙呢？當然他沒有領會到，於是他又問我，這次完全是種憤怒的語調了：「你到底要什麼？」

於是我慢慢的將手伸進袋裏，再慢慢的抽出手來，慢慢的對他說：「請原諒，校長先生，我們並不富有，不過我們還有一些錢和一個很好的孩子，這個好孩子想讀書，我也想他讀書，我的太太更是十分想他讀書，」我將「十分」兩個字，說得更用力些，然後將鈔票塞進他的手裏。……

於是他立刻明白了，他掏出了記事冊，問我的姓名，我兒子的名字

，他想進那一級等等，啊，我想，你現在親熱起來了！我告訴他我的名字是阿智，阿朝，開智，我兒子的名字是莫許，和莫許加這名字一樣，這個孩子想進三年級。

「到正月裏帶他來，」他說，「那時他准定可以入學的了。」
你聽到了罷？完全另一種說法，叫他們說，如果不在輪軸上澆些油，它們是不肯走動的。

我很後悔他不能立刻就實行，不過他們既然教你等着，你就祇有等着了，我們猶太人連更壞的都能够忍耐呢。

正月到了，又是一番的喧擾，又是一番奔走，努力，今天或是明天，他們要召集一個會議，校長，視學員和教師們全聚在一起，祇有在這次會議以後，才能決定我的孩子，是否能進學校。

啊，到了那一天了，當然我的太太，整天都不在家裏，家裏沒有飯吃，沒有茶喝，什麼都沒有。

她在那兒？當然在高等學堂！她並不是真的在學校裏，祇是在校門外站着。她從還是濃霜滿地的早晨站起，直站到會議結束。

那天真冷得要命，滿天的雪暴狂地颳着，她站在高等學堂的大門外等着，等着。奇怪！你會想，她應該懂得：既經校長答應了，便什麼事都妥當了，特別是在：以後，你明白我指的是什麼，可是你去告訴一個女人罷！她准不聽你，她一點，兩點，三點，四點的等着，學生全放學回來了，她還是等着，你以為結果怎樣呢？她到底探聽到確實消息了！

大門開了，一個教員走了出來，她衝上去問：「或者你曉得會議裏面議決了些什麼？」

「我當然曉得，」他回答：「有廿五個孩子可以進來；廿三個非猶太人和二個猶太人。」

「哪兩個猶太人？」她問。
「希潑賽爾遜和開智兩個。」

她一聽到開智這個名字，我的妻子便直奔家來，她衝進屋子來，氣

都喘不過來的喊：「他錄取了！錄取了！恭喜，」

她喜歡得滿眼眼淚，當然我也快活的，不過我就不懂，為什麼一定要喜歡得跳起來。歸根結蒂我是一個男人，而不是一個女人啊。

「你好像並不因為這好消息而快活似的，」她對我說。

「你為什麼這樣說？」我問。

「因為你站在那兒像個啞巴一樣，」她回答，「要是你曉得我們可憐的孩子，是怎樣的憔悴，你就不會這樣的站在那兒了！你最好是去給他買一套學生制服，一頂制帽，一隻書包，再預備一個小小的聚餐會，請朋友們來參加。」

「我想曉得，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慶祝呢？到底是爲了什麼呢？——是慶祝一種堅信禮，還是一次結婚禮呢？」我十分安靜的問，因為我到底是個男人，不是一個女人啊。

當然，她惱怒了，整個的拒絕和我交談，一個做妻子的，如果和我說話，那比她吵鬧要糟一千倍。當她吵鬧的時候，你至少還可以聽到她的聲音，可是她在什麼都不說的時候，你就祇能談啊談的，直談到臉都紫了。……當然，她有她的辦法，而不是我，因為——爲什麼要騙自己呢？——她要什麼，她便會有什麼的。

簡短的說，我們舉行了一個聚餐會，邀請一切朋友與相識。我們給孩子，從頭到腳都穿上新衣服：一套有閃光鈕子的漂亮學生制服，一頂有徽章的制帽，看上去他就像一個總督一樣。

他是多麼高興啊，那個可憐的孩子，他是一個完全不同的孩子了！他就像八月的太陽，滿耀着快樂的光輝。來賓們吃啊喝的，用各種各樣的祝詞，贈給孩子；他將一路健康的讀書，健康的畢業，然後再進大學。……

「大學？」我說，「那似乎說得太遠一些了，我們沒有大學都讀够了，讓他在高等學堂裏讀完幾級，然後，菩薩保佑，我們再給他娶一房妻子。……」

我的妻子笑了，她對我跳了眨眼，說：「告訴他，他大大的錯了。」

他還是舊式的，」她說。

「告訴她，」我說，「我們舊式的，比新式的人還伶俐一些呢。」

「請你們告訴他，」她回答，他是——原諒我用這樣的說法——一個老……」

誰都哄堂大笑起來。

「雷勃·阿朗，你娶到怎樣一位好妻子啊，不是一個女人，而是一個哥薩克兵士！」

那時候，來賓已經將所有的酒喝光，他們十分高興，開始跳舞起來了——你可以聽到地板，在他們脚下吱格作響！他們把我和妻子一起拖了進去，將孩子圍在中間跳着，這次跳舞直跳到破曉才算停止。

第二天早上，我帶他到高等學堂去，當然，我們到得太早一些，門都鎖着，連個人影都看不到，我們得在街上等了許久許久，差些凍僵了。

最後大門打開了，他們准許我們走進學校去，我們安心了。不久，背了書包的學生便絡繹不絕了，不久便是震耳欲聾的吵鬧聲音，他們高聲談笑，這兒那兒的追逐，——一種真正的展覽會！

「一個手裏拿張紙，着了金鈕子衣服的什麼人，跑到我面前來了，他問我：『你來這兒有什麼事？』」

我指着孩子回答：『我的兒子剛錄取了。』

「那一級？」他問。

「第三級，」我回答。

「他叫什麼名字？」

「開智，開智，」我說，「莫許·開智，也就是莫許加·開智，」

「莫許加·開智？」他問，「三年級裏並沒有莫許·加開智啊，開智是有個的，可不是莫許加，而是馬特加·開智。」

「馬特加？你是什麼意思？」我問。「不是莫許加而是馬特加！」

「是馬特加！」他說，把那張名單攤在我的鼻子底下，我嘆息道是「莫許加」，他嘆是「馬特加」，我們這樣莫許加馬特加的爭嚷了一大

會，直到後來，我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就是本來預備給兒子的東西，却錯給了別人。

你以為怎樣，呢？當然是一個錯誤！他們錄取了一個名叫開智的學生，可不是我的孩子，你曉得我們鎮上，還有一家叫開智的！

我看到我的孩子，真是禁不住心肝絞痛，當然他們立刻命令他，把制帽上的校徽摘落下來，一個在祭壇前的新娘，從沒有像我的孩子，在那天流下了那麼多的眼淚，我和他分辯，再是對他表示哀求，可是什麼都沒有用。

「你現在總可以看到，你已經幹了什麼罷？」我對我的妻子說，「我不是早就告訴過你，這高等學堂會把他毀了嗎？我希望菩薩保佑，一切就這樣結束，而孩子也不會因此生病罷！」

「我的仇敵願意病倒，就讓他們病倒罷。」她回答，「可是我的兒子，必須進高等學校，菩薩保佑，他明年便要進校，要是他在這兒不能進，他便得在旁的地方進校，無論如何他必須進校！我至死都要促其成功！」

你會聽過這種決絕的話嗎？自然，她有她的辦法，而不是我，因為——爲什麼要騙你自己呢？——她要什麼，便會得到什麼的。

我不再詳述細節末節了。總之，一句話，我和他走遍了整個的俄羅斯，祇要有處地方有隻高等學校，我們便停下來，將我們的申請書送了進去，經過了考試，當然，結果成績很優良，事實上，隨便什麼地方，他們還是不願意錄取他。爲什麼？全是因爲那許多該咒詛的猶太學生部。

「我想我那時真快要發狂了，你不會相信我罷。我自己想：『你還傻瓜，你爲什麼像一個瘋子那樣，到處亂跑呢？你倒底見了什麼鬼要這樣做？』我問我自己。」

誰都喜歡依照他自己的主意，我那時決心了：這整個的失敗使我個強起來。

最後，上天可憐我們起來了。我們在波蘭找到了一個高等學校，一

隻「商業的」，那兒每一個非猶太人，可以帶一個猶太學生進校。那是說百分之五十的成分。

可是這次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呢？每個想進這學校的猶太人的兒子，必須和他的非猶太人一同進去，要是這個非猶太人考試及格了，再代他繳納了學費，這樣，這個猶太學生才能進校讀書。那就是說，你必須負擔了兩個的學費，而不是一個。

你懂得了嗎？使我够頭痛的，還不是我擔心我的兒子，現在我必須一個不關痛癢的人，因為要是伊蘇要是考不上，雅各便也沒指望了！

我差些跑斷了腿，才算找到一個非猶太人，他叫他科爾耶凡的，一個當地鞋匠的兒子。可是到考試結束，我的鞋匠落第了！

你曉得他爲了那一門，才落第的呢？聖經！我的兒子，現在必須親自來給他補習聖經！當然你會問，我的兒子怎的會懂得聖經的？那並沒有什麼奇怪，像這樣一個絕頂聰明的孩子。……

最後那等待了好久的日子，畢竟到了。謝天，他們倆個全及格了，現在要做的，祇要給他們註冊，再等一張收條好了，可是你作何感想呢？我的科爾耶凡不在那兒！什麼事？他的父親，不願意將孩子送進那麼多猶太人的學校去！他不願意，那就是說，一切都變成泡影了！他說，什麼學校他都可以進去，爲什麼要進這只學校呢？他願意他的兒子進什麼學校，便可進什麼學校的，他說錯了嗎？當然不錯！

「你到底想要什麼呢？科爾耶凡先生，」我問他。

「什麼都沒有！」他回答。

好，我跑到這兒，又趕到那兒。謝天，有幾個好心腸的朋友出來轉圈了，將科爾耶凡拉到酒店裏去，和他喝了兩三瓶啤酒，終算每件事都停妥了。

最後我看到學費收據的時候，我的眼珠差些往腦殼上跳了出來，謝天謝地！現在我真的可以用廣告來感謝上蒼了：「仰天之佑，使我渡過了這次災難……」

我等了下一班車回家。可是家裏有更多的麻煩，正在等待着我，這次又是什麼事了？我的妻子一遲在想着，想着，並且決定了：她想，她怎樣可以離開她的獨生子，獨自住在這兒呢？爲什麼他住在那兒，我們又住在這兒呢？要是這樣，生活又有什麼意味呢？

「那末，譬如你想怎樣呢？」我問她。

「我想怎樣？你就不曉得我想怎樣嗎？我要和我的兒子住在一起！」

「那末家庭怎樣呢？」我問。

「家庭不會有什麼的。」

對這樣的女人，你又有什麼辦法呢？

總之，她收拾了行李，到波蘭去和我們的兒子，住在一起了。我獨自的留在這裏。

我最惡毒的敵人，都沒有給我嘗過這樣利害的苦楚，我不能說我還活着，祇是存在罷了。我將生意忽略了，什麼事情都是瓦解了，我到晚忙着的，就是寫信。信札不斷的飛來飛去：「我的親愛的妻子……」

「我的親愛的丈夫……」

「一看菩薩面上，」我寫信給她，「你不要再胡鬧下去罷？結果又會怎樣呢？歸根結底，我祇是一個男人，家裏沒有了，一個女人，你自己知道……」可是她對我的懇求全不理會。

當然，她有她的主意，而不是我，因爲——爲什麼要騙你自己呢？

她想什麼，她必定會得到的。

我的故事就要結束了。一句話，我拋棄了我的生意，用一半的價錢把什麼都賣了，然後跑到波蘭去和他們住在一起，我到了那兒，開始來認識一下上天帶我到這兒來的地方，我往週遭偷偷地觀察了一會。經過了好多的困難，最後才和一個本地商人合股，是一個外貌很好看的人，華沙一個富庶家庭的主人，猶太人會堂的一個長老。可是不久我便發現到他是個無賴，一個騙子，一個賊，在事實上，他差些使我變成了一個乞丐。

有一天我回去的時候，很奇怪，我的兒子跑出來迎接我。他的臉是紅的，他的帽子上校徽不見了。

「喂，莫許，」我問他，「你帽子上的那個東西怎麼了？」

「什麼那個東西？」

「校徽！」

「什麼校徽？」他問。

「你帽子上的校徽沒有了，我不是給你買了一枚校徽，綴在假期戴的新帽子上嗎？」

「我把它卸下來的，」他回答。他的臉更紅了，

「你把它卸下來的，你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不上課了：：」他說。

「怎麼不上課？」

「我們全不上課了，」他說。

「全不上課？」

「我們不再到課堂裏去了。」

「不再到課堂裏去？」

「我們現在罷課了，」他說。

「罷課——你！」我叫，「我得說，好一個罷課學生！我化掉我所有的金錢，精力，就是爲的教你罷課嗎？要是你不可憐我們，」我說，「至少也應該可憐你自己！你不曉得我們猶太人，什麼樣的罪狀，都會

掉到我們頭上來嗎！我們老是做替死鬼啊！」

我開始羞辱他，再是像一個父親應該勸解兒子的，勸解他。

「可是上天還給了我一個妻子啊！她跑來了，開始教訓我，我是愈老愈懂事了，我完全不知道世界上的事情，現在世界變聰明了，誰都可以自由享受任何東西，一切都是自由的。人們完全平等，沒有貧富，沒有主奴，沒有赤貧，沒有豪富，沒有禮貌……」

「喂，喂，」我說，「你打那兒學到了這篇鬼話的？這全是新花樣啊，不過你現在應該做的，是去將雞籠打開，讓小雞自由了。」

啊，她一下子狂怒了，就像我用滾水燙傷了她似的。她開始對我爭吵。你知道女人們是怎樣爭吵的。你遇到了這種情形，什麼辦法都沒有，祇有站在那兒靜靜的聽她吵完，要是那兒會真的有個完結的話。

「你知道，」我說，「我錯了。我很後悔，發個慈悲，你安靜下來罷？我捶我的胸膛，——我犯罪了。我是有罪的。可是看菩薩面上，不要吵罷，不要吵罷！」

「不要吵？她可不能！」

「不能，」她直是嚷，「我想曉得爲什麼，爲什麼理由，到底，究竟，無論什麼。」

「請你告訴我，到底是誰發明「妻子」出來的？」

(完)

啓事

本刊第八期封面專載內之國際雜談，作者本爲王然，誤排爲力菴，特此更正

編者啟

列寧外交秘史

(續)

J. W. Wheeler-Bennett 著
朱 深 譯

(一一)

協約國都帶了滿足與寬慰的心情，歡迎這次三月革命。她們雖則也感謝沙皇個人的幫忙，可是她們看到這許多破壞軍事機構，斷送了國家命脈的，宮廷裏的親德份子和腐化份子的消滅，也沒法不感到高興。誰都早就明白，當權的人，沒一個有那種才幹，會把握住這種危急的局面，同時有能力的人才，沙皇却懷了很深的偏見，不肯將權力授給他們。在這樣情勢之下，勞合·喬治說：「革命不但是無可避免——簡直是最必要的了。」當時還沒有看到——顯然連尋常那麼狡黠的喬治·布卡南（George Buchanan）都沒看到——俄國從一個不適當的政府，改變到另一個不適當的政府，依照常理推測，都是不能維持多久的。不過在當時，協約國的希望，全部集中在俄國會在東線參加作戰上。

臨時政府得到協約國的歡心，還有另一個原因。在這個當兒，俄國以一個新信徒的姿態，出現於民主國家中間，是十分重要的。它使美國參戰的最後障礙除去了，就是在協約國自身，她們以前爲了和虐政的帝俄同盟，社會黨員與勞工階級一連深懷不滿，現在他們則更有力的支持政府了。俄國革命對於威爾遜總統的計劃十分重要，我們可以從他對國會要求對德宣戰的演辭上明白的看出來：「現在俄國這一個自由的新政府，已經驅除了前時暴虐的腐敗的政府，所以阻止美俄攜手的原因，已不復存在。」

勞合·喬治在三月二十四日，給爾服甫親王的賀電：

「在過去兩年半中間，我們已經從沙皇與俄國軍隊，充分賞識了忠信與可靠的合作，可是我們相信，這次革命，——俄國人民將他們的命運，放在自由的穩固基礎上的革命，——可以說是自一九一四年八月開戰以來，對戰爭最大的貢獻。」

其他重要的協約國政府，也同樣的發出祝辭，趕忙在法律上承認臨時政府，再是派遣他們的社會黨的同僚，跑去實地觀察一種現代的革命，同時保護新政府下協約國的利益。英國的亞格爾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法國的亞爾伯特·湯曼斯，（Albert Thomas）比國的愛密爾·凡得韋德，（Emile Vandervelde）美國的查理士·愛德華·拉塞爾，（Charles Edward Russell）全帶了友愛的祝辭，匆匆忙忙的趕到彼得格勒去，敦勸這個不幸的臨時政府，做件不可能的偉大事業，——在戰事上顯得更活躍些。協約國的社會黨員，回到他們的祖國去後，用許多理由來保證這年青的，民主的俄國的將來，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愛密爾·凡得韋德在他的觀察報告上，引用這樣的尼采語句，結束全文：「那兒必須先有混亂，然後從混亂裏才會跳出新的星星來；那兒必須先有混亂，然後從混亂裏產生出新的世界。」

如果三月革命使協約國方面感到寬心的話，同樣的在同盟國方面則引起了焦急。和德國直接談判單獨媾和的希望，雖則已隨了一九一六年十一月波蘭帝國的宣言而消滅，可是帝俄政制的腐敗與無能，再加上宮廷裏親德的勢力，至少還是個間接而不是全沒用處的同盟國。東線的戰事，實際上早就陷於停頓，同盟軍的統帥，正在預備一切來對付西線協

約軍的攻勢，現在看到俄國的軍隊，忽又活躍起來，就真不願看了。

可是關於俄國內的實際情勢，同盟國所得的消息，比較協約國所得的多而正確。同盟軍的最高統帥立刻看透了俄國最弱的一點，便是人民與軍士一般的厭戰，於是開始向這一點進攻。魯登道夫寫：「刻已下令：飭員即刻赴俄軍中從事和平宣傳矣；」宣傳人員遵照訓令，去勸誘俄軍拋棄他們的協約國尋求和平。「愛好自由的俄人，到底需要些什麼呢？」在戰場上散發的一本小冊子裏面。「還是去完成俄國全沒份的協約國的目的呢？或是去達到俄軍一致的私願，從速實現和平呢？如果俄國的新政府，給協約國煽惑了，想一定曉得德國軍隊與德國重砲，是否仍舊完全不觸動你們的西線時，——讓他們試驗一下罷。啊，你們到什麼時候，才會明白給你們掘墓穴的，不是別人而是英國呢？」

這種直接游說的方法，產生效果是很慢的。現在協約國什麼時候都可以展開對新興登陸防線的攻擊。協約國方面努力在援助俄國的革命，所以同盟國必須找到更有力打擊俄政府的方法。最高統帥正在搜索更機巧的武器，却完全沒有料到他們在手頭就找到了。直到一年以後，他們才發現：那是結果反害了自己的最致命的武器。

(三)

列寧在沮利克焦急不耐煩得快瘋了，他籌畫了多時，等待了多時的革命，突然的實現了。當革命的歷史正在彼得格勒的街上寫下去的時候，列寧却半半的被縛在卑賤的環境裏。他接到俄國革命消息後的最初三天，完全是在瘋狂的情緒中過去的。醒着的時候，他不顧死活的想辦法，睡着便發謔語。他將能夠找到的英、法、德報章雜誌，熱切地想找出一條半條的俄國消息。彼得格勒打來的每一個電報，都使他心底裏發生一種劇烈的懷鄉病，一種想從許多年理論實驗室出來實踐的渴望。無論如何他必須逃出瑞士；這是他唯一的念頭，他也完全明白俄國臨時政府，和協約國的密探會竭力的阻止他。他不顧一切的設法逃開；他想專雇一架飛機，他想戴上假髮，假造一個沉默寡言的瑞典人的護照旅行。

「你會睡着了講夢話的，」他的實事求是的妻子說。「如果你夢見了社會民主黨，你就會叫喊與咒罵『流氓和賣國賊啊！』」

好，列寧回答，那末他就舉瑞典語好了。

過了三天以後，他又回復了平常的理智。他給留居在瑞典的忠實的珂倫泰(Kolthoff)的信裏，又表現出他舊時對情勢的精銳觀察力——他知道臨時政府既沒有才能，又不能持久的。他在俄國散布他的第一篇革命論文，嚴誠黨人不要誤信臨時政府的欺騙，在實質上它和帝俄政府是一樣帝國主義而又資本主義的。他聲明：臨時政府絕對不會給大眾所希望的東西——和平，麵包與自由。「我們的戰略：對新政府完全不加援助，對它完全輕視，」他打電報給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共產黨。「克倫斯基尤其可疑。唯一的担保，是將無產階級武裝起來。」

在以後的三個星期，(三月二十至四月八日)列寧專心一致的寫他的五封「經遠方寄來的信」給共產黨作為南鍼。這幾封信，(他在信裏提到了革命的一切基本問題，並且指示了到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是列寧革命天才的一個顯著例子。他的判斷力的清晰，他對於優點弱點的銳利的觀察，他對羣衆的豐富的信仰，全表示出來了，我們想到當時他情報的來源如何欠缺，會有這樣的觀察與判斷，就更覺得難能可貴了。

他最確切不過的，指示出臨時政府不能滿足俄國人民渴望和平的基本願望，還要求將俄國與協約國訂立的密約公開與廢棄，再是對一切交戰國家提出立刻休戰的建議。工農政府如果一旦握有實權，那是第一件重要的工作。在彼得格勒的黨徒並不能完全明白列寧的忠告和戰略，他們將二次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權的說話，全當作是烏託邦的夢想。當列寧從歐洲將他的願望傳達給彼得格勒時，加門納夫(Kamenev)和史太林正在急速的轉向社會的愛國主義。

當列寧看出共產黨內發生了這種趨勢時，(一部分由直覺，一部分是在真理報上看到了加門納夫的作品)更加強了他設法從瑞士逃走的念頭。三月十九日在日內瓦的俄國各黨代表大會上，社會民主黨領袖馬爾托夫(Martov)提議，既然堅決拒絕不讓被放逐者通過，那末就向德國要

求，用政治的僑民經過德國回到俄國，來和釋放拘留的德國人民，作為交換條件。社會民主黨的其他代表，對這樣大胆的計畫，不敢驟然贊同，而且也畏懼在俄國對這件事不知作何解釋。列寧可是毫不躊躇的就攫住了這個機會。如果他面前是兩條路：一條是經過德國而回俄國，另一條是留居瑞士，那他一定是揀第一條的。如果他能夠到達彼得格勒，他連走一遍地獄都願意，祇要國王能夠一定担保他。他十分輕蔑的嘲笑這許多社會民主黨的動搖，他強逼他們採用前述的計畫。

起初幾次的嘗試與接洽是失敗的。瑞士社會民主黨的秘書羅伯·格黎牧，(Robert Grimm) 向執掌外交的聯邦顧問霍夫曼(Hoffman) 請求瑞士政府作為中間人，向柏林政府要求簽發一張通行證，霍夫曼拒絕了，他說這會使協約國疑心瑞士破壞了中立的。政治的流亡者，必須向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的司法部，作正式申請回國的手續。列寧給這種延宕激怒了，又沒有更好的辦法，於是祇好作正式的申請。

一個星期過去了，兩個星期過去了，彼得格勒仍舊沒有回音。列寧重又陷進不耐煩的焦灼中了。最後，他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他不顧社會民主黨和旁人的忠告，他逕赴瑞士社會黨秘書弗里茨·柏拉登(Fritz Platten) 那兒，和德政府舉行直接談判。柏拉登和海爾芬博士(Helphand) 商量。(海爾芬本是一個俄國政治的移民，在十九世紀末，他成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個會員，在革命團體裏都叫他「派佛斯」(Parvus) 海爾芬沒有和黨裏的執行委員商量，便開始在柏林研究情勢。他報告了外交部。東歐專家米巴克和梅而盛(Mitback and Malkan) 顯然對此發生了興趣，於是勃洛克道夫·朗柴當時哥本哈根的大臣，發出一張認可的報告。他又在皇室大臣那兒提起了這件事；更重要的是，他又對曾爾士柏革談到，再經他而和最高統帥發生了關係。現在計畫的成敗，就全要看與魯登堡和魯登道夫的贊成或是否決了。

海爾芬對他們解釋，如果他們真的希望退出戰爭，那末列寧就是完成這樣任務的人物。列寧會將克倫斯基和威爾遜偽的理想主義者趕開，立刻實行休戰；那時祇要看俄國對俄提出怎樣合理的和平就完了。

在最高統帥部看來，和列寧做的交易是合算的。他們十二分願意承諾下來，絲毫都沒有料到這樣做了，恰巧是給了列寧一種武器，日後反給他中傷了。如果將這件事，當作一種短時間的政策看待，最高統帥這樣的決定，是十分有利的。用宣傳的方法，作為攻擊的間接方法來粉碎敵人的軍隊，是很容易實行的。不過最使驚異的是，參謀本部那種大膽的確信，他們用來摧毀俄國軍民的政治病函，德國的軍民就可以避免傳染。那時誰都沒有預料到這種致命的結果，這幾個人的出現，會把握了俄國和整個的歐洲，「賀弗曼將軍寫；他又說：「我們讓這幾個共產黨回到俄國去，誰都沒料到結果會使人類遭受危險。那時我們對這件事的不加注意，就像今日的協約國不注意這件事一樣。」到了後來，魯登道夫急於想將他的和與魯登堡的責任，轉嫁給柏特曼·和爾味。一將列寧送回俄國去，我們的政府負一種很大的責任，」他在回憶錄裏寫，「從軍事的觀點上看來，由列寧回去是理由正當的，因為俄國必須加以打倒。不過我們的政府應該早從看到，如果牠倒了，我們不應該讓牠將自己掩在裏邊，」後來，他在一本軍事雜誌裏，作了一篇文章，說得更加明白：「將列寧送回去的時候，皇室大臣曾允許我們，俄國革命會更迅速的展開，俄國海陸軍的求和傾向，會格外的顯明起來。大本營以為這樣，便可以將俄軍的防禦力量削弱。大本營裏沒有一個人曉得，是誰給大臣送列寧回去的主意的。大臣自己都不大知道這個人的名字；無論如何，事實證明我們接受大臣的建議是理由正當的。」

如果把當時德國政府的情形檢視一下，值得玩味的，是最高統帥部在這樣重要的一件事務上，竟溫順的接受了皇室大臣的意見。與魯登堡與魯登道夫是十分賤視柏特曼·和爾味的，德國軍人對德國文官全是這種態度。幾個星期以前，他們曾為了反對大臣，故意接受了德皇的無限制度的潛艇政策。在三個月內，他們曾多方設法排擠掉他，由他們自由的人物，邁克利斯(Michaelis) 代替他的職位。所以最後決定德國命運的人，不是德皇或是皇室大臣，而是與魯登堡與魯登道夫，這一段歷史的造成，是應該他們兩個人負責的。

骰子擲下來了。百倫(Berne)的德國公使，接到了訓令，務須友好的接受弗里茨·柏拉登的要求。結果，四月四日霍亨索倫皇室和一家瑞士革命報紙編輯部，簽訂了一份最奇怪的「條約」。列寧預先和柏拉登商量好了，所以對於條約上的每一細小節目，都是異常慎重的加以考慮。他要求在通過的時期，他在這列火車上，享有整個的治外法權；他有絕對的自由權來管理他的黨員，他們的護照和他們的行李。整個的旅程，由柏拉登作伴，如果對德國當局和德國官員有什麼交涉，也由柏拉登一個人去負責折衝；此外，要是沒有柏拉登的允許，在旅途上誰都不能上車落車。(後面這一條，便是「神祕列車」傳說的由來)。這幾個移民所負的唯一責任，便是在到達以後，設法放回在俄國拘禁的相同人數的德奧人民。

四月六日，這份協定已在柏林通過和「批准」的消息傳來了。兩天以後，這一列軍政治炸藥，一個三十二人的團體，裏邊包括列寧、克魯澤斯加耶、齊諾維夫、蘇科爾尼科夫和賴特克在伯恩的中央車站出發了。俄國的社會民主黨則留在後邊，他們嚴厲責備共產黨不應該沒等彼得格勒方面的回音，便擅自採取和德政府單獨商議的最後行動。馬爾托夫和阿綏路，都怕這件向德政府要求通過德境的事，會使國內的黨員對參謀本部負一種責任，使他們變成了一德國雇的好細。列寧和他的同志回去，事實上不單是協約國和臨時政府，用這個罪名譴責他們，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也是這樣，就是他們的彼得格勒蘇維埃的共產黨同志，都是這樣非難他們。他們第一件事便是從事辯解。

列寧打德國回國，便說他是德國雇的好細，這種念頭是滑稽的。恐怕再也沒有雙方像列寧和魯登道夫那末相互刻骨的猜忌的了。德國參謀本部的態度，我們可以從賀弗曼將軍的描述上清楚的看到，他是東線的參謀主任，他恰巧在這件協定裏沒有發生關係，而且是直到列寧回到俄國以後，他才知道這件事情的究竟。「我照樣的向敵方戰壕轟擊，或是向它放射毒氣，」他寫。「處於敵人地位的我，有權利利用宣傳來破壞它。……關於列寧取道德境返俄，本人事前毫不曉得。不過，要是

那時有人徵求我關於這事的意見，我想我絲毫都不會反對的。列寧也並不缺少實際觀念。「如果卡爾·李普克尼希(Karl Liebknecht)現今在俄國的話，臨時政府一定會讓他回到德國去的。」他在出發的時候寫。「各國的國際主義者，爲了無產階級的利益起見，都享有一種權利與負一種使命，毫不退讓，毫不改變的利用帝國主義政府所玩的把戲。」

如果魯登道夫和列寧果真訂有什麼協定的話，那准是互相欺騙互相猜忌的那種。在他們玩的釣心鬥角的把戲裏，這個德國人佔了對方的才幹。雖然魯登道夫對自己說：「等列寧將俄國的愛國份子騷鬧以後，然後我再來將列寧和他的朋友絞死，」而列寧則在想：「我趁了魯登道夫的車子通過德國，不過我將來會設法「報答」魯登道夫的。」他在離別時候，對瑞士工人的告別書上，就毫不掩飾的，將他對德國的意見說了出來。「我們將來會被逼了起來，對德國的——不單是德國一國——小資產階級，作一種革命的鬥爭的。我們願意進行這種鬥爭。我們並不是和平主義者。……依照目前的趨勢，將來的德國是屬於卡爾·李普克尼希的。德國已經組織了社會黨。……德國的無產階級，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和俄國最可靠最信實的同盟者。」

列寧的特種牌子的毒藥，恰巧和德國的利益是暗合的，而德國的利益，恰巧又和列寧急想返俄的念頭暗合。誰都是在預備着出賣對方。在這機智的馬基獨弗利的戰鬥裏，不用說，列寧是更狡猾一些的。

至於協約國和臨時政府，怎樣播散關於列寧的謠言，說他是一個被德國買通的好細，他不單是聽受德帝國政府和德最高統帥的命令，還帶了許多德國的金馬克云云，那是無足爲奇的，這顯然是協約國對於德國「秘密火車」事件的反擊，而這又宣傳工作，的確收了大效，那許多輕信這件故事的人們，並沒有明白：列寧對俄國軍隊與工人的和平與麵包的許諾，要比較德國的金錢容易購買得許多。直到最後，協約國竟不能看出俄國的厭戰情緒。

謠言比列寧走得更快。謠言早就在彼得格勒歡迎他，並且在事實上，它也使他的回來省了許多；因爲根據臨時政府祕書長發拉第茂那波

可夫 (Vladimir Nabokov) 的回憶錄，當臨時政府辯論着逮捕列寧的問題時，部長們全認爲：列寧既經向德政府要求通過，那就是等於暗殺了他自己的威望，所以他們可以不必對他有什麼畏懼戒備。

美國政府後來將著名的「西松文件」(Sisson Documents) 公佈了，使上邊的故事傳播得更廣更遠；相似的「情況的證據」，使世界各地的許多人士，均深信那是事實。克倫斯基和美國駐俄大使，大衛·法蘭西斯 (David Francis) 兩個，就在改黨人們的中間。

迅速跨過歐洲向北直指馬爾摩 (Malmo) 的列寧，可並沒有將人們會怎樣攻擊他的事，放在心上盤算。他在和德國舉行談判以前，便早就將一切利害關係，權衡輕重過來的了。他曉得他的俄國敵人對他毒害，可是他也曉得俄國的羣衆，最後會跟了他跑的。

伯恩協定裏的條款，全是謹慎地遵守着的。當這列寧子在柏林車站上開入岔道上的時候，幾個德國社會民主黨，會想上車來和列寧等傾談，還受到輕蔑的斷然拒絕。考斯基席德曼和亞伯特，他們在德國議會裏，全是投了擁護戰爭的信任票的，所以在列寧眼裏，他們和德皇與魯登道夫，一樣是該咒詛的人物。照他的意見，他和這批破壞國際社會主義的叛逆，不應該有什麼交際。

在俄國邊境上，警察拒絕弗里茨·柏拉登和賴特克入境，卜·賴特克被拒絕的理由，因爲他還是一個奧籍人民，又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一個會員。——其餘的全走進了俄國。這幾個回國的被逐者，越過芬蘭邊境換車的時候，許多彼得格勒的共產黨員，趕來歡迎他們。「你在真理報上寫的到底是那一套撈什子啊？」那是列寧對個別數載的加門納夫的第一句寒暄。「我們讀到了幾期，還對你作過猛烈的攻擊。」

四月十六傍晚，這列寧子駛近彼得格勒的時候，列寧深信他一下車便要給逮捕了。他並不怕坐牢，不過願留在彼得與保羅的堡壘裏，這個念頭却使他難堪。因爲他要幹好多事哪。不過他的恐懼是大可不必的。當車子開進站時，許多人早就站在月台上歡迎他，列寧一下車便給他們包圍住了。有一個歡迎者，將一個玫瑰花圈套在列寧的臂膀上，他的同

志們將他直推進了沙皇的待車室。列寧在沙皇的待車室！這兒是對歷史的一個諷刺，可是以後還有許多呢。歡迎委員會的主席是威爾茲，彼得格勒蘇維埃的主席！列寧對這位社會民主黨，威爾茲，最有禮貌的說話便是「流氓和賣國賊！」列寧看到他呆住了；威爾茲臉紅了。他帶了種警告意味的，匆促的說完了他的歡迎辭：「列寧同志。我們用彼得格勒蘇維埃和整個革命的名義，歡迎你回到俄國來。……不過，我們以爲當前革命民主政治的主要工作，是保護我們的革命，使它不受國內外的侵害。……我們希望你會參加我們，努力達到這個目的。」

這整個的情形，一定會引起列寧強烈的諷刺感覺的。這個花園——沙皇的待車室——威爾茲的歡迎辭。他在答辭可以決定許多事情。他默默地等了一會，十分安靜的，彷彿在整理着他的花園似的。然後他用揮開的姿勢，從威爾茲那兒轉向那邊的羣衆，從政府要人轉向平民；這是他整個政策的象徵：

「親愛的同志，兵士，水手和工人；我十分高興的，爲了勝利的俄國革命，向你們致敬，爲了你們是國際無產階級軍隊的前鋒，而向你們致敬。……德國的人民，聽了卡爾·李普克尼希的號召，起來將他們的武器，轉向他們資本主義的開拓者的時候不遠了。……你們創造的俄國革命，已經開了一個新紀元。全世界社會革命萬歲！」

這兒的幾句話，一方面向米留柯夫和克倫斯基宣戰，另一方面也是向魯登道夫和考斯基宣戰。這是列寧未來政策的一個預告。

他的心理測驗是害透了的。這篇宣告即刻便發生了效力。羣衆全把列寧當作了知己——這個奇怪的，禿頭的，四十七歲的矮小漢子以前祇有幾個人見過他，不過他的名字，許多人早就十分重視了。在這下雨的薄暮，羣衆擁擠過歡迎委員會，勝利地也是預兆地，將他放上一輛裝甲車上，直接擁擠到著名舞妓，克西辛斯格的奢華的屋子，共產黨的總部。（這種不適合，也一定觸到了列寧的幽默感的！）俄羅斯是在向他將來的統治者，致着第一次的敬禮。

幾天以前，在一次內閣的議會裏，克倫斯基對他同僚的迂緩頹預，十分的不耐，曾經性急的說過：「你們就等着罷，列寧本人就要來了，到那時真的事情便要開始了。」

（未完）

廣告價目及刊例

| 等級 | 地 位 | 全 面 | 半 面 | 面 四分之 |
|----|-----------------------|-----|-----|-------|
| 特等 | 底封面之外 | 九十元 | 無 | 無 |
| 優等 |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 正文首篇之對面 | 七十元 | 四十元 | 無 |
| 普通 | 正文後 | 五十元 | 三十元 | 十八元 |

- 注 意**
-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二色以上彩印，須另加印費。
 - (二) 如用色紙或其他彩印價目另議。
 - (三) 繪圖製版工價另議，長期不更換者取一次費。
 - (四) 廣告費除預付三分之一定費外其餘三分之二於該廣告首次登出時即須繳清。
 - (五) 如為陸續登載之廣告，則價目從廉，以示優待。

新世紀

第九期

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出版者 新世紀雜誌社

督 印 人 唐 士 林

承 印 者 上海安達印刷所

出 版 期 半月刊 每達一號及十六號 出版

定 價 國幣一元 港幣五角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記

C字五八九號